



เรียนรู้เพื่อรับใช้สังคม

ศึกษางานเขียนในประเด็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ครอบครัวของปาจิ้น
จาก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ชุด “ครอบครัว 3 แบบ” ได้แก่เรื่อง
“บ้าน” “สวนขวัญ” และ “คืนหนาว”

BA JIN'S HOME WRITING AND VARIATIONS ON A THEME—
THE “HOME”, “QI YUAN ” AND “COLD NIGHT”
“HOME TRILOGY” FOR EXAMPLE

巴金的家园写作与主题变奏——以《家》《憩园》
和《寒夜》“家园三部曲”为例

ธีรวุฒิ หงส์งามเจริญ
(吴升文)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การศึกษา
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บัณฑิตวิทยาลั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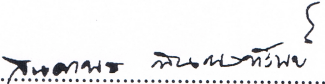
พ.ศ. 2557

ลิขสิทธิ์ของบัณฑิตวิทยาลั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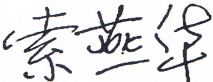
ศึกษางานเขียนในประเด็นที่เกี่ยวกับครอบครัวของปาจิ้น จาก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ชุด
“ครอบครัว 3 แบบ” ได้แก่เรื่อง “บ้าน” “สวนขวัญ” และ “คืนหนาว”
BA JIN'S HOME WRITING AND VARIATIONS ON A THEME-- THE"HOME",
" QI YUAN " AND "COLD NIGHT" "HOME TRILOGY" FOR EXAMPLE
巴金的家园写作与主题变奏---以《家》《憩园》
和《寒夜》“家园三部曲”为例

ธีรวุฒิ หงส์งามเจริญ (吴升文)


บัณฑิตวิทยาลั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ตรวจสอบและอนุมัติให้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ฉบับ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การศึกษา
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เมื่อวันที่ 25 พฤษภาคม พ.ศ. 255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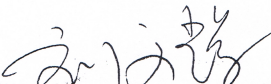
อาจารย์ ดร.จินดาพร พันพงษ์ทรัพย์
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ทรงคุณวุฒิ



Prof.Suo Yanhua
กรรมกา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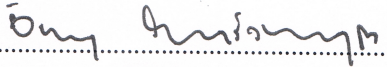
Assoc.Dr.Fanjun
กรรมการ


.....

Prof. Liu Wenhui
อาจารย์ที่ปรึกษา



อาจารย์ ดร.นริศ วศินานนท์
ประธาน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

รอง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อ็อกซา จันทรวิทยานุชิต
คณบดีบัณฑิตวิทยาลัย


.....

ผู้ช่วย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 ดร.อุไรพรรณ เจนวาณิชยานนท์
คณบดีคณะภาษา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

ศึกษางานเขียนในประเด็นที่เกี่ยวกับครอบครัวของปาจिन จาก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ชุด
“ครอบครัว 3 แบบ” ได้แก่เรื่อง “บ้าน” “สวนขวัญ” และ “คืนหนาว”

ธีรวุฒิ หงส์งามเจริญ 554117

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ที่ปรึกษา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LIU WENHUI, Ph.D.

บทคัดย่อ

ปาจिनเป็นนักเขีย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สมัยใหม่ นักแปล และนักตีพิมพ์ 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นักเขียนที่มีอิทธิพลมากที่สุดตั้งแต่ขบวนการปฏิวัติวัฒนธรรมและเป็นบิดา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จีนร่วมสมัย งานประพันธ์เรื่องบ้านเป็นผลงานที่โดดเด่นของปาจिन และ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งานประพันธ์ที่ล้ำเลิศที่สุดใ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จีนสมัยใหม่ ผลงานสวนในบ้านของปาจिनเป็นที่กล่าวถึงของผู้คน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 บทประพันธ์สามเรื่อง กระแสนิยมในช่วงแรกได้ต่อต้านและโจมตีครอบครัวใหญ่ในระบบศักดินา ผลงานเรื่องสวนพักผ่อนและคืนในฤดูหนาวได้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ประเด็นหลักในสังคมอย่างชัดเจนยิ่งขึ้น

จาก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และสภาพ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ไป ตั้งแต่เรื่องบ้านจนถึงเรื่องคืนหนาว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ครอบครัวได้มีการพัฒนาไปอย่างมาก จาก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ครอบครัวแบบที่พ่อและลูกชายเป็นผู้นำ ในเรื่องคืนในฤดูหนาวที่มี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ครอบครัวแบบสามีภรรยาเท่าเทียมกันได้เข้ามาแทน ในภายหลัง 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ของคนใ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ได้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ไปทั้งหมด จาก “คฤหาสน์เก่า เจ้าบ้านแบบศักดินา” ที่เป็นระบบศักดินาเต็มตัวได้เปลี่ยนเป็น “คฤหาสน์เก่า เจ้าบ้านแบบใหม่” และเปลี่ยนเป็น “ครอบครัวปัญญาชนเล็ก ๆ สมัยใหม่” หลังจากครอบครัวใหญ่สูญสลายไป ครอบครัวแบบศักดินาค่อย ๆ ล่มสลายไป ครอบครัวแบบใหม่ก็ค่อย ๆ เกิดขึ้นมาด้วยแนวคิดสมัยใหม่

คำสำคัญ: ปาจिन งานประพันธ์สวนในบ้าน ปฏิวัติวัฒนธรรม ระบบศักดินา 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

BA JIN'S HOME WRITING AND VARIATIONS ON A THEME-- THE"HOME",
"QI YUAN " AND "COLD NIGHT" "HOME TRILOGY" FOR EXAMPLE

TEERAWUT HONG-NGAMJAROEN 554117

MASTER OF ARTS (MODRE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SIS ADVISOR COMMITTEE: LIU WENHUI, Ph.D.

ABSTRACT

Ba Jin is a modern writer, translator, publisher, "54" New Culture Movement has been the most influential writer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masters. Where "Home" is the author's masterpiece, but also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s most remarkable works. Ba Jin's home writing has always been an enduring topic, the early "Trilogy" For the big feudal family criticism and rebellion, to the " Qi Yuan ", "Cold Night" Ba Jin's writing present a more heavily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themes.

Only from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and morphology of view, the "home" to "Cold Night", the family structure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Hom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tructure has been "Cold Night" equality couple structure replaced the family relationships have a whole new change. From feudal means that strong "old mansion, feudal patriarchal" to "the old mansion, the new owner," and a large family bombers destroyed after the "modern nuclear family of intellectuals," the gradual disintegration of the feudal family, the new family is also in Modern Thought gradually sprouted

Keywords: Ba Jin, home writing, "54" New Culture, Movement feudal, change

巴金的家园写作与主题变奏——以《家》《憩园》 和《寒夜》“家园三部曲”为例

吴升文 554117

文学硕士学位（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教师：刘文辉 教授

摘 要

巴金是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其中《家》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巴金的家园写作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早期的“激流三部曲”对于封建大家族的抨击和反叛，到《憩园》，《寒夜》巴金的写作呈现出更为沉重的社会主题的演变。

单单从家庭的结构和形态变迁来看，由《家》到《寒夜》，家庭结构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家中依附的父子结构已被《寒夜》中平等的夫妻结构所取代，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已经有了全新的变化。从封建意味浓厚的“旧公馆、封建家长”，到“旧公馆，新式主人”，再到大家族轰毁后的“现代知识分子小家庭”，封建家族逐步瓦解，新式家庭也在现代思想中逐渐萌生。

关键词： 巴金 家园写作 五四运动 封建 变迁

目 录

บทคัดย่อภาษาไทย	I
บทคัดย่อ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	II
摘 要	III
目 录	IV
引 言	1
第一章 巴金的家园写作	3
第一节 以《家》为代表的对旧式大家庭激烈批判和控诉期	4
第二节 以《憩园》为代表的对旧式大家庭的反思与哀悼期	11
第三节 以《寒夜》为代表的对新式家庭矛盾冲突的冷静描摹和探索期	17
第二章 巴金家园写作的主题变奏	23
第一节 《家》的单一主题：反抗封建的启蒙主题	24
第二节 《憩园》的双重主题：反抗封建与关注人生弱点	25
第三节 《寒夜》：对现代家庭的探索	27
第三章 巴金家园小说主题变化的原因	28
第一节 深藏在巴金心底“爱”的抬头	29
第二节 巴金不断反思历史与现实的一贯做法	30
第三节 巴金主义真实展露自我心灵的文艺思想	31
第四章 巴金家园小说主题变化带给文学的启示	32
第一节 文学关注人生的主题，可以让文学更有魅力	32
第二节 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转变	33
第三节 知识分子的家庭观念的转变	36
结 论	39
参考文献	41
致 谢	43
ประวัติผู้เขียน	44

引言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巴金。汉族。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城北门正通顺街。1920年秋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1921年与朋友一起参与半月社和均社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1923年4月离开成都，赴上海、南京等地，并在东南大学附中读完中学。1925年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并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1927年巴金赴法国巴黎求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美国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领袖萨珂、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家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创作来说，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同时它也是现代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近现代选择了“家族”视角的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对家族文化的表现都反映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近现代命运的认知与反省。由此，家族文学文本中文化冲突的营造，也就成了呈现、阐释作家特定时段文化取向的视角之一。而作为现代文学作家群中描写家族文学的巨匠巴金，他的作品中更是处处都充满了一种家园意识。在巴金的所有创作当中，家园意识与创作主体之间始终保持着有形与无形的情感联系。情感上无法抵御它的深层诱惑、理性上对传统家族文化的激烈否定，形成了巴金独特的文化情结。

本文以家园写作作为切入点，分析巴金家园写作的主题演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对于大家族出身的巴金研究是极为重要的视角。

巴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研究者不可胜举，专著和论文也极为繁多。资料多对于一位作家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正如毕亮在《新世纪巴金研究综述》中所说的，对巴金的宏观研究较多，而建立在系统地

潜心研读作品基础上的对他作品的微观剖析少，而对其复杂的心灵世界、审美观、价值观的研究则更少见；再次就是对巴金的研究存在着将巴金的作品与作者本人的现实因素（如作者的经历、人格、生平和所处的背景）密切联系而加以解读的倾向，造成偏向性解读。

对有关巴金的研究大部分成果集中于他的等作品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家》、《憩园》《寒夜》等小说引发的对巴金家族小说的关注是研究的新热点。首先是对文本中人物的分析上，这主要集中于巴金的《家》中的觉新、觉慧和《寒夜》中的汪文宣、曾树生身上。

胡跃先在《两个悲剧人生——高觉新与汪文宣人物性格之比较》中一反以往巴金研究中对觉新和汪文宣共同点的比较，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家庭背景、地域背景、社会背景、对爱情的态度以及对母亲和长辈的态度七处不同比较了两个人物的不同点以及二者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从而勾勒出两个悲剧人生的个性色彩。对觉慧形象的分析也是巴金研究的重点。曹书文的《现代与传统的有机融合觉慧形象新论》认为觉慧的性格并非清一色的单纯，而是复杂的多元组合，觉慧性格的复杂内蕴的形成，既是特定时代、社会、家庭所致，又是个人的历史选择。

对《寒夜》中人物的分析。黄喜平、徐德武的《反叛与皈依在苦痛中挣扎的灵魂——论曾树生的生活情境的矛盾性》认为，曾树生的形象具有比较复杂的内涵，巴金是将她置于一个内在冲突与两难选择之中，面临着精神家园与尘世喧嚣的困惑与茫然，失去了皈依与稳定感，曾树生是五四之后尴尬生存的女性形象，巴金通过她反映了五四启蒙的业绩和尴尬。

另外还有沈光明在《身病与心病——杜大新与汪文宣之比较》指出，同属肺病患者的杜大心和汪文宣，在巴金笔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一个因肺病而产生了猛烈的复仇愿望，体现出一种外在性的破坏与毁灭；一个因肺病儿自甘沉沦，几欲自杀，表现出内在性的自戕与自卑，所谓“英雄行为”和“可怜存在”，实则都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沉郁的“心病”观照。

其次对《家》、《寒夜》、《憩园》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的研究成果也颇有新意。

汪太伟在《巴金“家”的奋斗性人格探索》中认为，巴金的《家》从“家”这一独特视角出发，热切关注封建专制和礼教制度下青年男女的命运，并把奋斗性的人格理念同青年的人格建构结合起来进行探索和思考，表达了积极的反封建主义立场和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意义和当代启

示作用。

金立群在《寒夜的意义》中指出,《寒夜》形成了独特的“寒夜”象征,巴金通过这一具有浓郁诗性的象征,向我们传达出人必须通过选择和行动,摆脱束缚,走出自己心灵的寒夜,从而获得自由的人道主义关怀。林科吉的《“家”的破亡与中国现代知识者的窘困——读巴金寒夜》认为,造成曾树生和汪文宣的家庭悲剧的原因,是由于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时代环境造成他们在观念意识和性格上的严重缺陷和病态,即他们还未摆脱传统文化人格带来的弱点等,这也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现代化。张蕾在《结构、主题、情感——巴金憩园新论》中对《憩园》的叙述结构中发现,文本叙述者以三种行为状态来完成叙事,由此导出文本中潜在有明、暗、隐三则故事。

单篇论文居多,博硕士学位论文对于家族小说的写作涉及还不是很多,将《家》《寒夜》《憩园》联系起来考察,研究者也比较少。

本文通过对《家》《寒夜》《憩园》中人物形象分析巴金家园写作的主题、主题变奏以及主题变化的原因,巴继而说明金家园小说主题变化带给文学的启示

第一章 巴金的家园写作

巴金同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他也曾说自己“五四”运动的产儿,他冲破家庭的束缚,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中,从事破旧立新的事业,成了一位深受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爱戴的作家,他以充满激情的笔墨,揭露了旧家族家庭制度、旧伦理道德观念对青年一代和妇女的摧残。以他所亲身的经历,揭开了旧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人们洞彻其中的黑暗,同时又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理想的青年形象,激励人们去同旧势力作斗争,去探索自己的道路,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从 30 年代初的《家》,到 40 年代的《憩园》、《寒夜》,巴金的家园写作渐渐发生着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家》为代表的对旧式大家庭激烈的批判与控诉时期;第二阶段,是以《憩园》为代表的对旧式大家庭的反思与哀悼时期,并对新式家庭提出质疑;第三阶段,是以《寒夜》为代表的对新式个体家庭矛盾冲突的冷静描摹与探求时期。

巴金在家族家庭小说中勾勒了多姿多彩的人物画卷,也让笔者找到了巴金家族家庭小说人物论的描述视域,在文本中投射出专制家庭的代表者——高老太爷形象;专制家庭的牺牲者——高觉新形象,通过觉新形象分析、琴的形象分析和

夹缝中的汪文宣形象分析,再现封建家族家庭兴衰的态势以及专制家族下的人性变异;专制家庭的叛逆者——高觉慧、曾树生形象,借助家庭的叛逆者形象高觉慧、曾树生的形象分析,透视专制家族下进步势力的抗争态势以及个性的张扬。

第一节 以《家》为代表的对旧式大家庭激烈的批判与控诉时期

第一阶段,是以《家》为代表的对旧式大家庭激烈的批判与控诉时期。《家》写于1931年,27岁的巴金还清晰地保留着对生活了19年的旧式大家庭的深刻记忆,那19年的生活对于巴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梦魇!他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那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永远做不必要的牺牲品,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那些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沉浮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巴金离开了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可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情,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上,加上他大哥的遭遇刺激着他要把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出来,向不合理的垂死的制度叫出“我控诉”。

巴金在《家》的第一章中就向我们展示了“家”的外壳:

“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寂静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是一个黑洞,……每一个公馆都有它自己的秘密。……屋檐下挂着一对大红的纸灯笼,门前台阶下一对长方形大石缸,门墙上挂着一副木对联,红漆底子上现出八个隶书黑字:‘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两扇大门开在里面,门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的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①

黑漆的大门、沉默的石狮子,大红的纸灯笼,木对联,彩色门神,尽显封建大家庭的传统与威严。但事实上封建大家庭的内核是吞噬无数封建礼教的牺牲者们青春、自由和生命的怪兽,是藏着沾满牺牲者们血和泪的秘密的黑洞。

《家》对旧式大家庭激烈的批判与控诉,总的说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和具体情节的铺排自然实现的。作者让人物对旧家庭制度作直接的抨击。

一、以高老太爷的形象为例

高老太爷这位封建家长被巴金赋予了虚伪、蛮横、专制等特征。由于他的存在,使子孙之辈深感自由的缺失和心灵的压抑。高老太爷,苦学出身,得到功

^① 家/巴金著;—3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4

名，做了多年的官，造就了一份大家业，广置了田产，修建了房屋，又生了儿女和许多孙儿和重孙。他以为一家人读书知礼，事事如意，在他独断的处置和指挥下，会一直兴盛发达下去，变成一个怎样繁盛的大家庭。可他不知道依靠旧礼教和田产维持的封建大家庭正走在崩溃的路上。

在高公馆，高老太爷是全家所崇拜、敬畏的人，常常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他的意志就是高家的法律，家人对他必须绝对的服从，哪怕是在吃饭这样的小事上，也要“老太爷举筷，大家跟着举筷，他的筷子放下，大家的筷子也跟着放下。”^①高老太爷完全凭着自己的意志来控制家庭成员，决定其命运，而完全不顾及他们的幸福和希望，如果家庭成员有所不满或反抗，他便予以严厉的惩罚。他要抱重孙，实现他四世同堂的好梦，就断送了觉新的前途，给觉新接了亲。他禁止觉慧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把觉慧囚禁在家的牢笼里。他把鸣凤送给可以当她爷爷的冯乐山做姨太太使得鸣凤投湖自尽，在那之后又抓婉儿做替罪羊，把婉儿送给冯乐山。觉民抗婚出走后，他大发雷霆，因为他想不到居然有晚辈敢抗拒他的旨意，他便要用严厉的手段恢复他的权威：他不仅声明要和觉民脱离关系，甚至还要让觉慧替代觉民应承亲事。他最喜爱的五子克定种种丑闻败露，他当着家人之面对其予以痛骂和责罚。高老太爷在家中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既造就了败家胡为的子弟，也造就了不能相容的“敌人”。随着身心的衰颓，他的权威地位日益丧失，对家族成员的控制逐渐显得力不从心。觉民抗婚的坚决，他的愤怒与威胁对觉民根本毫无作用；克定的阳奉阴违，使他对这个最喜爱的儿子大失所望。在这二人的面前，高老太爷的家长权威实际上已经遭到悬置，所以最后他认清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个家庭如今走着下坡的路了。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料到的。他自己虽然不愿意，然而他赤手空拳，也无法阻拦。”他才第一次觉得自己做错了，但他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他只认为是他的儿子不学好，对不起他，却从没有想到过是他自己害了他的儿子。他感到失望，幻灭，黑暗，他只能在痛苦和孤寂中无奈地死去。他在临死之前才对觉慧表现出少有的温和与慈祥，并且解除了原定的觉民和冯家的婚事。可即使他死后，他的僵尸依然间接地扼杀了孙媳妇瑞珏鲜活的生命，瑞珏难产而死。

巴金在《家》中通过对高老太爷的生动刻画，描写了封建家长与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主的子孙们的冲突和交锋，凸显了封建家长身上蛮横、专制与冷酷的特征，揭露出封建家长的种种丑恶并予以批判。不过，巴金的意图不止于此，封建家长的形象其实是巴金进行反封建和反礼教的靶的，他试图以批判封

^① 家/巴金著；—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87

建家长制为突破口，最终达到对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①巴金在对高老太爷形象的塑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于封建旧家庭和传统家庭伦理的复杂态度。巴金一方面对蛮横专制时的高老太爷进行了控诉和批判，另一方面对垂死失势时的高老太爷又给予了同情和怜悯。从客观上来说，高老太爷对于家族成员的专制是以维护家族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他忠实地履行着身为家长的职责，目的是希望家族能够稳定和谐与繁荣兴旺。巴金对高老太爷的专制、虚伪作风无情地批判，对其家业发达、四世同堂的迷梦进行了嘲讽，但是高老太爷对子女的厚望有加、冷峻面貌下的慈爱以及对传统家庭理想的执守是巴金所无法轻易否认的。

二、以高觉新的形象为例

在旧式的家庭中，长子是家族的继承人，是家族的守护者。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是其天生的使命，孝顺父母、服从长辈是其应尽的义务。这种身份的定位使其必须忠实地按照长辈为其设定的轨迹前行，任由长辈不可违逆的意志对其人生进行拨弄。其实，长子也有自我意识和个人要求，可一旦个人理想与家族的需要、长辈的意志、伦理的要求和弟妹们的前途相冲突时，他就不得不牺牲自己利益。作为封建旧家族的守护者，长子们必须忘却个人，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无私地奉献给所守护的家族。

高觉新的命运由于他长房长孙的身份，在他出世的时候便决定了。他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钟爱，在私塾得到先生的赞美，在中学里成绩优良。他打算去上海或北京的大学里深造，还想去德国留学。他想娶了解他、安慰他，和他两情相悦的钱表妹。他思想进步，心地善良、正直忠厚，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当祖父四世同堂的封建思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八字不合的封建迷信，轻而易举的把他光明的前途，甜蜜的爱情化成泡影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反抗。甚至没有反抗的思想！他完全顺从家里对他的安排，包括以拈阄的方式决定他妻子的最终人选。聪明才智被用来整天没有目的地游玩、打牌、看戏、喝酒，或者听父亲的吩咐去做结婚时候的种种准备。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的活着。长期承受着封建礼教的熏陶，使得觉新养成了温和而百依百顺的性格。父亲去世后，他接起了父亲的担子，为着责任而活。觉新对于高家也有了新的发现，看见在平和、亲情的表面下，充满着仇恨、斗争，而且他也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觉新也曾奋斗、反抗过，但却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敌人。于

^① 家/巴金著；—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关于《家》（十版代序）.344

是，他以泪洗面、借酒浇愁，用箫声抒发自己的悲怨，渐渐地学会了应付、敷衍的处世方法（极力避免冲突，陪伴人们打牌，替人家买东西，讨别人的欢心），在健忘、麻木中任人播弄。“五四运动”爆发后，进步报刊上“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①感染了觉新，激起了他年轻的心。不过，身份枷锁的难以摆脱和传统家族观念的制约，令他无法施展抱负。在新旧思想的裹挟之下，他“变成了一个具有两重人格的人”^②：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③，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④；他既是一个新青年，又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在大家庭内部诸多的矛盾面前，他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并由此生成了卑柔软弱的性格和行为模式。面对长辈，他奉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面对弟妹，他仁慈相待、爱护有加。觉慧对他的软弱和妥协曾进行过指责，但觉新却说：“我不反抗，因为我不愿意反抗，我自己愿意做一个牺牲者。”^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牺牲来获得整个家族的安宁与和谐。他作为长房长孙，为维护大家族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和义务，付出了更大更惨重的牺牲，祖父过世，长辈们以承重孙的名义要求他！挟制他，他全无反抗地顺从他们，他们以“血光之灾”的谬说逼迫他将妻子送往城外生孩子，他照办了，结果白白牺牲了妻子的生命。爱妻惨死、觉慧出走，高家分崩离析，宣告了觉新这种牺牲的失败。

在那个封建体制下，我们可以看到觉新是一个不幸者。是一个牺牲品。他的长房长孙的身份，给了他顺从家长意志的最好理由，也给了他忘却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忘记自己的爱情和理想的最好理由。觉新是一个很有自我控制能力的人，因为这样的身份，因为封建家长的教诲，因为伦理道德的约束，觉新把真实的自己压抑起来，隐藏起来，并且有一天，甚至到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真实的自己是谁的地步了。如同，时间长了，套在脸上的面具也就深深地融入他的骨肉里去了，甚至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了。于是，自然而然，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封建家长。觉民为了反抗不自由的婚姻而离家出走，觉新则显得惊惶失措，希望觉民早日回家后，才商量对策。为了要对长辈有所交待，觉新几乎成了封建制度的帮凶。当觉慧觉得再也不能呆在家里，他决心要离开家寻找自由的天空。觉新却百般阻挠，并且天真地劝告觉慧让他再多忍受两年才走。觉新不知道他是在帮家长们维持封建家族的秩序吗？可是他这么做了。认为爷爷尸骨未寒，应该延迟两年才走”由于觉

^① 家/巴金著：--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2

^② 家/巴金著：--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2

^③ 家/巴金著：--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2

^④ 家/巴金著：--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2

^⑤ 家/巴金著：--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82

慧意志非常坚定,觉新才勉强让他走。觉新是逆来顺受,完全不敢反抗,结果,就自作自受,自食其果,甚至是助封为虐。觉新的性格,是一种在环境的压力下,隐藏个性和自我意识,同时在表面上不断妥协的双重性格。巴金重在觉新内心世界的挖掘,着意将觉新塑造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通过对其双重性格的塑造,刻画出了新旧思想碰撞背景下年轻一代人的精神苦痛。这个形象倾注着巴金自己的真情实感,他试图通过这个形象来揭示封建家庭中长子的悲剧命运,控诉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对青年一代的身心摧残,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在封建专制制度重压下,我们民族怯懦苟且的国民性以鞭挞旧的制度。

三、以高觉慧的形象为例

高觉慧是被“五四”新思潮唤醒的年轻一代,是高家最早觉醒的一个反抗力量的代表,是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反抗者。五四运动爆发后,渴求新知的觉慧,通过阅读《新青年》等新刊物接受了进步思想,成为了一名“人道主义者”。与此同时,觉慧作为个体的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他日益感受到家族制度和伦理对人的独立意识的剥夺和精神压抑,开始明白了人生是怎么回事,做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他开始痛恨这种浪费青春、浪费生命的生活。他对封建大家庭里的家长作风和年轻生命所受的戕害无比愤怒与痛恨,因而明确地表示自己的不满:“够了,这种生活我过得够了”;“家,什么家!不过是一个‘狭的笼’!”“这个家庭,我不能够再住下去!”“我们的这个家庭,我们这个社会都是凶手!”他不甘于被旧家庭的制度与伦理束缚,在他年轻的心中有一种反抗的思绪在涌动:“我们是‘人’,我们并不是任人宰割的猪羊。”“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觉慧是觉醒青年中的突出代表,对封建制度、封建迷信疾恶如仇,对民主运动极端热忱,向往自由,追求光明。他敢于对抗高老太爷的旨意,积极参加检查日货、反军阀的学生运动;他痛恨出了钱就把别人的身体用花炮乱烧的“烧龙灯”;他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题;编辑进步刊物,创办阅报书社,撰写讨伐封建主义的檄文等等社会活动。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礼教,支持和帮助觉民逃婚,自己也大胆地向丫头鸣凤表示纯洁的爱情。他不怕冒犯尊长,坚决反对驱神捉鬼的迷信把戏,公开揭穿“捉鬼行孝”的丑剧。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在高老太爷死后,积极说服不敢违抗封建家长的觉新,不能再屈服,反对嫂子搬到城外生孩子。最后,他毅然从罪恶的家庭出走,勇敢地去追寻光明的道路,成为封建大家庭的第一个出走者。觉慧的出走反映了新一代的觉醒,为出身封建大家庭

的青年知识分子如何追求真理做出了榜样,增强了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的决心和勇气。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彻底地背叛地主阶级,他的思想里仍然有少数剥削阶级的东西。他对鸣凤的爱情一直犹豫不决,为鸣凤不是出身名门而惋惜,流露出一门第观念的残余,最后在关键时刻忘掉了自己先前的承诺。他同情下人,但也仅仅局限在不坐轿子,给小叫化一点钱之类。他虽然离家出走,却不明白新的路在哪里。而且,觉慧作为幼子,所受的家庭束缚要少一些,他无需像长子觉新那样需要背负难以摆脱的家庭职责,所以他可以相对自由地对人生道路进行选择。凭借着“不顾及、不害怕、不妥协”的勇气逃离了旧家庭,去寻找自己的新天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以实现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与理想。不过,觉慧是在封建大家庭中长大的富家子弟,思想与行动上虽大胆却带着幼稚,而且缺乏谋生的手段和能力,若是没有长兄觉新在旧家庭中自我牺牲、苦力支撑日益衰败的高家,为觉慧提供物质援助和精神支持,觉慧远赴上海追求新生活的理想恐难实现。

觉慧自我意识觉醒之后抒发了针对旧家庭的感慨和不满,发出对整个家族制度的痛恨和诅咒,并因此选择离开旧家庭去追求崭新的生活,意图逃离旧家庭对人性与自由的扼杀以实现自我的价值。作为旧家庭中的觉醒者,觉慧的语言激进、行动大胆、敢于反抗,他的身上被巴金植入了反抗和叛逆的种子,在封建大家庭的没落中成长为一个旧家庭的叛逆者。《家》中觉慧的情感态度与此时的巴金暗合,在他的眼里,“家”不过是一片沙漠,一个“狭的笼”,对高老太爷、几个叔叔等长辈代表的封建制度、封建观念表示出强烈的反抗情绪。“家”不再是温情的象征,更多的时候,觉慧感到家已成为束缚思想、压抑情感、残害生命、制造罪恶的牢笼。一幕幕家庭悲剧的发生,让他透不过气,只有离开家,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办周报社,才感到愉快,最终,觉慧以“出走”的方式,逃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投身“更广大的世界”,相信这样才能得到希望和光明。觉慧的“出走”富有象征意义,表明作者巴金此时对旧家庭的态度是离弃和反叛。当然,出走时的觉慧内心是矛盾的,毕竟,家里有着浓浓的血缘亲情和美好的童年回忆,更有帮助他出走的手足兄弟扯不断的牵挂,理智与感情相互冲突。觉慧这个形象,彰显着巴金身上的“深刻的忧患意识的和不屈不挠的反抗意识”。巴金通过觉慧之口评判亲身所处的封建大家庭、批评觉新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旨在揭示封建宗法制度腐朽、黑暗和吃人的本质,批判国民深受封建宗法制度之害却不思反抗的劣根性。

四、以琴的形象为例

在封建旧社会里，女性没有经济地位，被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所禁锢。没有自我，也缺少自由，充当的是男性附属品的角色，是家庭中的弱者。未出嫁时的女性在家中要依从于父母兄长的旨意；嫁人后的女性在夫家里要相夫教子、续传香火，顺从于丈夫和婆婆的指挥，遵从于家庭的利益。进入近代社会后，女性问题、爱情婚姻问题逐渐引起了进步知识分子们的思考与关注，他们积极发表女性解放、恋爱自由的言论，宣扬女性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同时，近代社会的发展变革对传统封建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家族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对家庭成员长期以来的束缚逐渐松动，家庭中的青年女性们也受到新思想的感染，自我的意识开始逐渐在她们的中心树立起来，并由此产生了对身体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向往和争取独立自主的要求。不过，由于传统封建家庭观念的根深蒂固，而且家庭统治者的余威尚存，加之封建大家庭的羁绊难以摆脱以及自身力量的微弱有限，封建大家庭中的进步女性们在追求幸福、实现自我的道路上仍然困难重重。

琴是巴金塑造的一位与时俱进的努力进取的新女性。她富有蓬勃的朝气与活力，她和觉慧都是从封建旧家庭中冒出的新芽。开明的母亲没有给琴缠过脚，在琴小时候就让琴到外公家跟表兄弟们一起读书。后来，琴要进学堂，母亲又顶着亲戚们的闲话，送琴进了学堂。在学堂里，琴接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接触到了《新青年》、《娜拉》等传播新思想的书籍。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琴不甘心接受传统观念的摆布，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要做一个人，一个跟男人一样的人”，“要走新的路”，走一条和几千年来年轻女子不同的路。她广泛阅读进步书籍，接受新思想的洗礼：易卜生的剧本《娜拉》里“……我想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同你一样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个人。……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应该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决。……”^①的话鼓舞了她，让她明白她的事情并没有绝望，能不能成功还是要靠她自己的努力。希望还是有的，希望在自己，并不在别人。她坚持投考首次招收女生的“外专”（男女同学），她要坚决地奋斗，给后来的姊妹们开辟一条新路，给她们创造幸福。琴热心参加进步活动，她不顾亲戚的嘲笑和诋毁，但善良的她又不得不顾及母亲的感受。母亲苦苦孀居把她养育成人，平日里疼爱她，体贴、呵护她，为她的自由创造条件。而她反而给母亲招来社会的嘲笑、亲戚们的责难。为此，琴曾想牺牲自己的前途，服从母

^① 家/巴金著；—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5

亲的安排，走向传统女性的老路上去。但当钱伯母来给她做媒，要让她嫁给一个家里有够他一生吃不尽的钱财，相貌漂亮，没有读过多少书的男人，嫁过去“享福”的时候，琴“的眼前出现的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上面躺满了年轻女子的尸体。……从遥远的几千年到现在，这条路上，不知断送了多少女子的青春，不知浸饱了多少女子的血泪。”^①这时，她才彻底的觉醒：牺牲自己的前途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幸福，女人不应仅仅为了花不尽的钱财和父母之命而抛弃自己所爱的人，去做男人的玩物。她“要做一个人，一个跟男人一样的人。……要走新的路……”^②她终于对觉民表白了心声，决定不顾一切地向着新的路走去。她支持觉民的抗婚举动，完全信任觉民，并表示自己不会使他失望。积极争取自己的婚姻自由和个人幸福。并在梅表姐事件后，获得了母亲的支持，最终获得了成功。

琴的形象的塑造是巴金对于如何给封建大家庭中的女性指引出路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的结果。虽然琴只是在争取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的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算是给仍然封建大家庭中苦苦煎熬与悲惨挣扎着的女性们树立起了一个值得效仿的成功榜样，为她们的未来指了一条出路。巴金正是在琴这个积极进取的萌芽新女性的身上点燃了希望之火，因为我们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家》这部著作中，巴金还借助了一些年轻女性的形象，对中国传统女性身上所具备的美好品质进行了高度赞扬。但同时也展示了这些封建大家庭中的弱者遭受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封建礼教残忍无情侵害时的无奈、顺受与无助。巴金用他饱含悲愤的语言激烈控诉了封建礼教、封建专制对美和青春的罪恶毁灭，并且对这些无辜的牺牲者予以了充分的同情、怜惜和无尽的哀叹。巴金自己曾经说，“我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还要说我那时候有着更多的憎恨。……我深自庆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里面，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③巴金对年轻女性不幸命运的这种密集性书写，蕴积着丰富的感情能量，极大地增强了《家》的悲剧性。

第二节 以《憩园》为代表的对旧式大家庭的反思与哀悼时期

^① 家/巴金著：—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93

^② 家/巴金著：—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93

^③ 家/巴金著：—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关于《家》（十版代序）. 349

第二阶段，是以《憩园》为代表的对旧式大家庭的反思与哀悼时期。和《家》中觉慧出走遥相呼应，写于 1944 年的《憩园》以“我”（黎先生）的重归故里开头，以“我”寄居朋友姚国栋的公馆——憩园——的所见所闻作为叙事线索，通过对故事人物的塑造，表现了巴金对旧式大家庭的反思与哀悼。

“憩园”有着“灰砖的高门墙，发亮的黑漆大门。两个脸盆大的红色篆体字‘憩园’傲慢地从门楣上看下来。……白色的照壁迎着我。照壁上四个图案形的土红色篆字‘长宜子孙’嵌在蓝色的圆框子里。”^①

“家”不再是以祖父为统治的最高权威，以封建礼教为统治依据，以家法为统治手段，以晚辈家庭成员为统治对象，以几十个仆人、轿夫为剥削对象的等级森严的牢笼。维系家的变成了夫妻之爱，父子、母子之爱。“家”的主人姚国栋尊重知识，关心朋友，而且关心弱者和穷人，有着极强的人道主义情怀。他的妻子始终想着要给人间多添一些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具有极强的悲悯情怀。这是五四精神影响下继觉新、觉民、觉慧之后出现的一对具有一定感情基础的现代夫妻。可封建旧家庭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

一、以姚国栋的形象为例

《憩园》中的姚家，从阶段身份上说，仍然是地主。但其主人姚国栋已受过充足的现代教育，他父亲希望他做国家的栋梁。姚国栋大学毕业，留过洋，做过三年教授和两年官。他自命不凡，自以为比什么人都清高，却在父亲死后回到故乡靠他父亲留下的七八百亩田过安闲日子，他从本城一个落寞了的大家族手里买了一所大公馆，改名“憩园”。在他有一个儿子——姚小虎。在他太太死后，他又娶了新派女性万韶华做他的太太。他所构建的家庭已是五四后那种带有资产阶级气味的现代家庭。姚国栋责备黎先生气魄小，尽写些小人小事，因为他有着写惊天动地的壮剧，英雄烈士的伟绩的梦想，却眼高手低，才力不足，两年里连两万字也不曾写上。后来，他又想翻译小说，结果是译了两章就丢开了。他寄生虫的典型性格，导致他没有毅力，终日夸夸其谈。在对儿子——小虎的教育问题上，他虽然摒弃了封建家长的专制和封建伦理，但并没有培养孩子自食其力的价值观，只是一味的溺爱。他下了大决心到赵家去，想把在赵家鬼混的小虎接回来，结果不但没把孩子接回来，反而连自己也泡了进去，陪着岳

^① 憩园/巴金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10. 8

母和儿子听戏去了。他什么都只嘴上说说而已，真正干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到。他是一个庸碌无为的人。他整天高高兴兴，表现得对什么都有把握，对什么都不在乎。姚国栋喜欢批评别人，宽以待己，他对什么都不满意，但他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他向朋友夸他太太，夸他儿子，夸他的家庭幸福。他很满意自己建筑在祖传家业上的悠闲自得的寄生生活，以为这种生活可以延续万代，儿子也可以象他一样过得舒舒服服。至于生活技能，生活道路，在他看来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没有谋生的本领，没有生活的志向而过得舒舒服服的人。他相信他的钱可以使儿子也痛快而舒服地过一辈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放纵儿子赌钱，看戏，不读书。他的执迷不悟和软弱终于葬送了儿子。小虎的死才使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沉痛地说出了“我自己也应该负责”这样的话。小虎的死是对姚国栋的否定，也是对寄生生活的批判和反思。

在《家》中，一切家庭不幸和罪恶的根源都可以归之于家长专制和封建伦理，在《憩园》中的姚家，这些东西已然不存在了，但小虎仍然在走向堕落甚至最终丧命，他与在封建专制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杨梦痴所共有的，只是不劳而获的金钱和家庭的溺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家》到《憩园》巴金家园写作的变换：对旧式大家庭激烈的批判与控诉转向对旧式大家庭的反思与哀悼。

“不留德行，留财产给子孙，是靠不住的”，“财富并不能‘常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个生活技能，不能向他们指示一条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青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享乐上面”。^①这是 20 世纪 40 年代的巴金对“家”的新思考，虽然直接针对的还是那个衰败了的旧家，但它所包含的人生教训意义却决不止于对旧家的批判。

二、以姚太太的形象为例

巴金为了更彻底地批判“憩园”式的寄生生活，还塑造了姚太太这一形象。表面上她年轻漂亮，喜欢新文学和外国电影，对人生社会怀有人道的愿望和理想。对感情生活有着丰富的要求，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也抱有某种启蒙主义的信念，都符合五四后那种“新女性”的要求。可事实上，旧家庭的环境培养不出健全的人，有的只是无耻之徒和庸碌之辈。更可悲的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一个带着理想的人也会窒息而死。姚太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给“憩园”的悲剧添

^① 爱尔克的灯光》李济生、李小林编《巴金六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上了最沉痛的一笔。她聪明美丽,温和善良,对生活充满了美丽的遐想。她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他人,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但是她的愿望只是空想。她象一只被关在“憩园”这个笼子里的金丝雀,只在书本上才看到广大的世界和复杂的生活。在“憩园”里,她充其量不过做一个温和的主妇,殷勤的主人。她希望人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但得到的却是轻蔑和仇恨。虽然脸上时常带着灿烂的微笑,但她心中是说不出的愁苦,遭人误解的辛酸。她知道怎样的生活才是美丽的,但在“憩园”中,有的只是枯寂无生意的生活。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磨掉了她迈向真实的人生的勇气,在思想上她象一个巨人,在行动上她却是一个侏儒。她没有勇气冲出“憩园”,到广大的世界中去,只在小圈子里面憔悴地捱着日子,等待胜利的到来。尽管知道胜利只是一件事情,不能把什么都推给它,她也只有等待,不敢为改变生活而奋斗。在黑暗的制度下,这个美丽的女人,也只能白白地将自己的生命浪费掉。鲁迅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姚太太的悲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在浪费生命,唯其清醒,她才痛苦,在她的心中充满了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哀。所以作家在描写她的时候满怀着惋惜与同情,因而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感伤气息。姚太太所体现的道德和人格正是作家的理想。在作家看来,爱人、帮助人,把个人的生命拿来为他人而放散,甚至为他人而牺牲,才是真实的生命之第一条件。作家正是满怀着热情的对于生活的确认,对于人类的爱,以及对于人类所负伟大使命的信心,塑造了姚太太这个表现理想的形象,在黑暗的“憩园”中,只有在她身上才放射出一丝亮光。

杨梦痴是一个封建大家庭里的三少爷,清秀、聪明,深得父亲的宠爱,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在旧社会,常年浸淫在富裕的家庭环境中,迅速培植了他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养成了可耻的寄生性格。他缺乏谋生能力,从未做过什么正经的工作,全仗祖上积聚的不义之财坐享其成,肆意挥霍。他靠父亲留给他的钱财过着放荡的生活,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一心只图自己的舒适,忘了妻小,忘了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更没有想到家庭以外的人。对于杨梦痴的荒唐行径,他的妻子和大儿是抵制和斗争的,他在家中处于孤立的地位。在严厉的指摘和揭发面前,他往往弄得理屈词穷,也并非没有羞耻和悔恨之心,但事过境迁,不久又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离家出走,到外面寻欢作乐,等到囊中空空,实在混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回到家来。妻子和大儿好说歹说,曾使他萌生改邪归正的念头,可是积习难返,他仍然一心迷恋外室,到了适当时机,又借口出去挣钱,骗到妻子和金钱首饰,到外地去鬼混,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堕落下去。到了父亲

的钱,妻子的钱都花光了,公馆也卖掉了,他才稍稍醒悟了一点,但他已经走得太远。放荡的生活又使他丧失了坚毅、刻苦的精神,。更可怕的是,旧家庭的一套伦理道德、门第观念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子里,他忘不掉他的出身。这在他自己看来高贵的出身,成了他重新做人的最大障碍。后来被家人撵走,姨太太也潜逃,他只好孤身一人住在大仙祠里在一段时间内,杨梦痴耳边常常响起自讼、自责、自嘲的声音,他甚至承认大儿骂他骂得对,他根本不配做父亲。对于女色逸乐的诱惑,他作过多次徒劳的挣扎,这种挣扎是那么软弱无力,以致铤次挣扎之后,反而在泥潭里陷得更深。一个无形的魔掌攫住了他,使他完全不能凭理性支配自己的生活,丧失了积极行动,重新做人的精神力量。在这个意志薄弱的纨绔子弟身上,剥削阶级烙印打得如此之深,寄生享乐的思想意识浸透了他的神经和细胞,已经是病入膏肓,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象断了脊梁一样,再也挺不起身子了。作品再三渲染他自暴自弃、自轻自贱的精神状态,是突出反映了他深刻的惰性这个性格特点的。

三、以杨梦痴的形象为例

杨梦痴是一个在封建大家庭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下不自觉地走向堕落,走向毁灭的可怜虫。毫无疑问,杨梦痴是一个反面人物。但他的性格决不是单一的,巴金说过:“人原来是复杂的。”丑化和简化在作者虽然容易,却并不能解决问题。丑化和简化不能写活一个人物。对待杨梦痴这样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毫无用处的人,巴金不是简单地丑化他。首先描写了他的聪明和清秀(这是杨梦痴博得父亲宠爱的资本),进而在刻画他的丑恶堕落的性格时,描绘了他作为人的另一面。他是一个丈夫,他是一个父亲。他和妻子有过甜蜜的新婚生活,他也爱孩子,高兴之时常给小儿子讲故事,还说要好好教他读书。当生活将他抛入一个悲惨的境地,他开始醒悟了,他知道家庭的不幸是他一手造成的,深感愧对妻儿,努力想挣扎起来做一个好人,但是环境造就了他的悲剧性格,悠闲放荡的生活消磨了他的意志,他没有力量使自己从堕落的泥坑中跳出来,回到家庭中,做一个正派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他的行为逼使他的妻子——一个柔顺的好心肠的女人——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过他,最终让儿子把丈夫赶出家门。这个女人在她说出“我不敢再相信你。你走罢。”时,含有多少哀怨和痛苦是难以想象的。深深的自责和道德上的自卑使他在家庭中父亲不象父亲,丈夫不象丈夫。儿子的一句话可以使他战战兢兢,饭都不敢吃;回到自家门口,没有妻子的许可连门都不敢跨入。但是,在自卑中他还有自尊。那点自尊使他不能在妻儿

的冷眼恶语中过下去,为了一点心理上的要求他冒雨跑出了家门。在外人眼中,他更要保住他的士大夫阶级的骄傲和尊严。这种骄傲和自尊是封建社会的一套伦理观念给他的。这种自尊成了他性格的核心。杨家的高大门面和杨三老爷的身份,堵死了他自食其力的路。儿子给他介绍一个办事员的工作,他认为低贱,象个听差,没几天就丢下不干了。在狱中他也能劳动,但见到熟人觉得丢脸,就再也不肯出去劳动了。于是他没病装病,从装病到真病,最后死在狱中。他到死也没有忘掉三老爷的身份。封建制度的等级观念戕害了他的精神,不劳而获的财产给了他过寄生虫生活的条件。封建大家庭的寄生性就是产生杨梦痴这种败家子的物质基础。作家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刻画了杨梦痴性格上的矛盾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是一个开始悔悟的封建大家庭的浪子,在他的阶级地位和生活环境,他不可能站在社会的立场上来否定自己,因此在他的悔恨中带有强烈的怀旧情绪。在他否定自己的堕落行为时,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过去的寄生生活。正因为作家把握住了杨梦痴性格、思想的基本点,这个形象显得十分真实而典型。巴金在作品中是给这个形象以有力的批判的,并且通过他鞭挞了黑暗的制度。自我批判是最有力的批判,作家让杨梦痴陷入悔恨中,让他否定自己,比通过别的形象来批判他更有力量,也是在这一点上达到了对制度的批判。杨梦痴在精神上否定自己之后,实际上是陷入了最悲惨的境地。如果一个人自己也找不到言词为他的生活辩护,他怎么能继续这种生活呢?杨梦痴实际上过着一种比死去更可怕、更难堪的生活,他受到了最残酷的惩罚,虽是罪有应得,也令人同情。

作品进一步指出,即使在这样一个堕落者身上,善良的性情也尚未泯灭净尽,在他心底仍有其种闪光的东西时隐时现,这是从一个尘封的、积满污垢的灵魂里发出的轻微的惋叹,是从那天真无邪的童稚时代反响过来的遥远的回声。他爱憩园,爱憩园的茶花,爱憩园里在他十几岁时镌刻上自己名字的那棵茶花树,他虽然也缺钱花,但在杨氏家族中,唯独他反对 出卖这座公馆。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变卖祖产不体面,要勉力支撑这个破落衰败的门楣,而仅仅是出于个人感情上的原因,因为他的纯真的童稚时代,他的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日子是和憩园息息相关。憩园,有他值得珍贵的回忆,有他和逝去的年华的感情联系,割断这种感情联系,他的生活将更加暗淡无光。自然这不过是少爷公子的幽闲生活,但那时有美丽的憧憬,有童真的情操,和后来那种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毕竟有所不同。

《憩园》通过旧主人杨老三的悲惨结局,尽力凸显着封建家族不可避免的

穷途末路趋势。取而代之的是姚国栋和万韶华这样一对处于传统和现代思想交织中，既受封建思想牵绊又具有现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夫妇。他们一方面在对小虎的培养上不敢公然违抗封建意识浓厚的赵家的纵容和干涉，另一方面作为新式的家长，他们在对孩子的态度上完全是出于爱而非家长的权威，对待朋友他们慷慨大度，对待杨家小孩也是同情和关怀。

第三节 以《寒夜》为代表的对新式个体家庭矛盾冲突的冷静描摹与探求时期

第三阶段，以《寒夜》为代表的对新式个体家庭矛盾冲突的冷静描摹与探求时期。《憩园》是巴金风格转变的标志，从热情变得冷静，《寒夜》更是冷静得出奇，被称为典型的“中年写作”。《寒夜》只写了一个小家庭，着重表现两代人、三个人之间种种的日常琐事与矛盾纠葛。这已不再是传统的封建大家庭，来自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压迫几乎看不见了，人物关系极为简单，然而，夫妻之间、婆媳之间、母子之间却始终笼罩着浓重的阴影，家里缺少生气与欢乐。这除了抗战期间国统区艰苦生活的时代背景因素，更多的还得在人物自身方面寻找。

一、以汪文宣的形象为例

汪文宣是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典型，懦弱、犹豫，又忠厚善良、富有牺牲精神，委曲求全，让人怜爱与同情。抗战前，汪文宣在上海一所大学里读教育系，他受过现代新思潮的熏陶与启迪，有过献身教育事业的美好理想，他想为中学教育事业，为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个性解放的信念下，没有举行传统的结婚仪式就和曾树生同居了。抗战期间，一家人从上海逃难回到重庆。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没有关系、背景的他只能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微薄的薪水，不足以让他养家糊口，他的生活每况愈下，但他又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去保住饭碗。汪文宣在漫长的战争和艰难的生活中终于消褪了锐气，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见人低头、软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他卑微的愿望不过是挣一碗饭吃，一家子能平安和睦地生活下去。等待“胜利”的来临。他在公司里规规矩矩，从不偷懒，从不多说一句话。整天机械地做着沉闷的校对工作，但还是受上司的欺凌，被同事瞧不起。作者写他在工作中吐了血后，他所有的自持、挣

扎、忍耐的力量都失去时,听到顶头上司周主任咳了一声,他还吃了一惊,仿佛老鼠见了猫一般。作者也写了他的不满情绪,但这情绪一点不外露,他只是在心里暗暗地骂,而且“连鼻息也极力忍住,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怕周主任会注意到他心里的不平。”^①他有时也暗暗地责备自己“真没有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②可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的工作。有时他也发出抗议“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③然而这个抗议又是无声的。他看不惯人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他想走开,但是他连动都不曾动一下,结果谁也不知道他起过不平的念头。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都喜欢称他为老好人。作者就是通过写他内心活动,写他内心愿望与他行动的矛盾,写环境对他的威压,将汪文宣善良、忠厚、老实、忍耐、怯懦的性格突现出来了。

困苦的环境使本就有着不同观念的婆媳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汪文宣没有办法让母亲和妻子和睦相处,也没有决心从二者之中选取其一,他的处理方法只有敷衍和拖,所以他只能两头受气。母亲在他面前说他妻子的坏话,虽然有时明明是母亲的不是,他只是低声无力地为妻子解释两句,从来没有与母亲大声争执过。他在母亲面前总是忍着病痛,把自己的痛苦掩饰起来,极力不给母亲增加思想负担。汪文宣“自残”式的牺牲精神使他面对着深爱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作践自己。但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既害己又害人。母亲因此更加责怪妻子不贤惠,妻子因此更加怨恨母亲的自私。而母亲的“自私”是“爱的自私”,是为了儿子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的“自私”。实际上,母亲仍然在重复着儿子汪文宣的路。多好的孝子啊!然而他又是个“不孝”的孝子。他始终没有能力让他的母亲摆脱“二等老妈子”的境地,没有能力让他母亲度过幸福的晚年。他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走向灭亡,使得他母亲成了无依无靠的孤苦老人。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他对母亲想孝而无力孝的事实。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汪文宣生了肺病,但是他还挣扎,还敷衍,还握着日子过。尽管他愿意为挚爱妻子与母亲牺牲自己的一切,但他的卑琐平庸、缺乏独立意志已不能再获得妻子的爱情,他也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化解婆媳之间的矛盾,更无力抵抗社会对他的经济和精神压力,终于在各种力量的夹击下妻子离开了他,单位也辞退了他。他虽然正直、老

^① 寒夜/巴金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20

^② 寒夜/巴金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41

^③ 寒夜/巴金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55

实、有理想、有智慧、有清醒的头脑,但他懦弱,胆小怕事,丝毫没有为正义、为改造生活斗争过,成了对于社会人世完全没有用的人。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他孤寂地、满怀怨愤地死去了。

二、以曾树生的形象为例

曾树生是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新派小资产阶级女性,她和所有的新女性一样追求自由、幸福,热爱生活。曾树生与汪文宣都从上海一所大学教育系毕业。志同道合使她和汪文宣成为了事业上的同志、生活上的伴侣。她独立地思考自己的人生,理直气壮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走出家门做职业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她追求真爱而不拘形式与自己相爱的人自由同居,昂然回击汪母的陈词滥调;不做唯命是从的家庭奴隶,拒绝婆婆的无理指责、我行我素;那些曾经束缚了无数传统中国妇女的封建家庭伦理道德对她失去了魔力,自由平等的家庭关系才是她认可的。当汪文宣被严峻的生活完全压垮,办教育的理想早已破灭,唯唯诺诺,胆小怕事,为了一份微薄的薪水终日卖命,又得了肺病,对生活更加绝望时,她却仍要在逆境之中“奋斗”。曾树生还保持着十年前那样的旺盛的活力和美好的容颜,她有一颗善良真诚的心,虽然战乱使得她把理想和追求都抛弃了,她也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无奈,但她更具适应能力,靠自己长得漂亮,会打扮,会应酬,而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花瓶”。这个“花瓶”的工作收入颇丰,可以使她经济独立,不用看婆婆的脸色,供她打扮、贴补家用、供儿子读“贵族学校”。所以,尽管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因此常常苦闷、发牢骚说:“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做个小职员,让人家欺负,也够可怜了”可是为了新女性经济上的独立,为了解决家庭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又只好甘心做一个“花瓶”。健康美丽的她与懦弱病态的丈夫形成鲜明的对比,经济与健康的优势让深爱她的丈夫更为自卑,以至后悔没有举行旧式婚礼以束缚妻子。夫妻二人心理上已不平等,夫妻关系已和传统模式相去甚远。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代“新女性”,曾树生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五四”时期各种西方思想涌入,由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历来强调“以己属人”,漠视个体,所以个人主义受到了广泛关注,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思想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作为十七世纪在欧美兴起的资产阶级思潮,个人主义的理论核心是:个人先于社会存在,保护个人利益是人的天然权利,因此,追求个人利益既是人生目标,又是生活动力。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在她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她羡慕虚荣、追求享受,为了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她不能也不敢摆脱陈主任的纠缠,

即使是面对陈主任的求爱,她并没有感到爱与被爱的幸福。她愿意与汪母和睦相处,但又不能够忍受汪母的侮辱,没有为爱包容牺牲精神。汪母认为她跟男人来往就是不守妇道,连做太太的规矩也不懂,并且还骂她有外遇、要私奔,使得曾树生几次离家出走;在家庭里,她感觉不到一点的生气和乐趣,可是当有机会离开穷困压抑的家到兰州去自由痛快的生活时,虽然她因眷恋丈夫而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在曾树生身上我们又能看见传统女性的影子。她对汪文宣的一味懦弱、老好深感不满,甚至对汪文宣说:“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再爱你”,后来还写信提出分离。但是她又爱自己的丈夫,也曾想遵循东方传统道德的原则,作个安分守己的妻子,但是家庭的寒酸,婆婆的冷言恶语,丈夫的懦弱无能,使她不甘于在阴冷枯寂的环境中磋陀岁月,蚕食青春。曾树生不是一个行为放荡、道德堕落的坏女人,她一直都眷恋着汪文宣。她是一个在两种道德原则,两种生活态度中徘徊的女性。她与婆婆之间的争吵和矛盾,可以看着是现代资产阶级女性的思想和东方传统意识之间的冲突,代表着两种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曾树生的身上,既有现代女性追求个性独立的强烈要求,又有传统女性恪守东方道德的矜持;既有普通女性的生理欲求,又有知识女性的冷静和理智。从表面上看她是小说中唯一可以操纵自己命运的人物,而实际上从根本上看她仍然不能独立的改变生活。因而她的回来比出走更有积极意义。她终于兑现了归来的诺言,又不得不再度回去陈经理的身边,说明她无法摆脱小人物的善良又懦弱无力的命运。曾树生跟汪文宣一样懦弱动摇,善良,忠于爱情,只不过她想过更好的生活,因而有个人主义的举动。对曾树生,巴金的评价是比较低的,甚至预言她的结局是“以银行经理的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陈经理不会长久守在她的身边”^①但我们从小说中的曾树生身上看到汪文宣所没有的闪光点。

三、以汪母的形象为例

曾是昆明才女的汪母观念上仍受封建礼教的影响,看不惯儿媳的所做所为,婆媳间常常发生冲突,丈夫在夹缝中懦弱无能。汪母心胸狭小、守旧落伍,又充满母爱、自尊要强;整天絮絮叨叨、满腹牢骚,又终日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在儿媳面前既自傲又自卑,既气愤又无奈,总之,她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集母亲、婆婆、女人于一身,作者在她身上寄托了深刻的思考。作为母亲,汪母是一个体现着中国传统美德的家庭妇女,吃苦耐劳、牺牲奉献、自尊要强。她爱儿子也爱孙子,为了他们,她肯吃一切的苦,受一切的罪,甚至肯放下架子做二等老妈子,自

^① 寒夜/巴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附录谈《寒夜》. 229

然博得了子孙的敬重。作品多次通过汪文宣的视角描写了汪母辛勤劳作的情形，“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头上，她的头上象撒了一把盐似的。他才注意到她竟然这样衰老了，头发全变了颜色。她忽然取下眼镜，用力柔了几下眼睛，又把眼镜戴上，继续工作。”^①“门并没有上门，他一推，门就大开了。屋里还是那样阴暗，蜡烛仍然点在方桌上，母亲仍旧坐在方桌前，带着眼镜，补衣服。她显得那样衰老，背弯得那样深，而且一点声息也不出。”^②“现在她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这些年她也够苦了。……可是她始终关心他，不离开他。‘她真是个好母亲啊，’他暗暗地称赞道。”这些描写不仅表达了儿子对她的愧疚与感激，而且流露出作者对这位母亲的敬意，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在儿子失业、重病的时候，她始终不离左右，细心呵护，任劳任怨。看着儿子一步步走向死亡，“母亲的心还是不能轻易放弃。她继续给他吃药，给他喝鲜牛奶和鸡汁，她帮他穿衣，伺候他大小便，她为他做着一切连老妈子也不愿意做的事。”^③曾树生离家出走后，全凭她一人顽强地支撑着整个家庭，甚至连一直与之不和的儿媳，在不满于她的保守封建的同时，也不得不暗自佩服：“‘她也在吃苦啊’她看见母亲那种吃力的样子，不禁这样想到。”“‘她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她暗暗地责备自己，……”^④尽管贫穷困苦，但汪母始终要强自尊，无论多么艰难绝不张口求人。间接地花着儿媳的钱让她痛苦，只要有一点点可能，她都不肯用曾树生的钱，所以她宁可卖掉对自己有纪念意义的戒指。汪文宣死后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尸体搁在屋里，东西都没预备，她在门口摆地摊，将家里东西买光，没通知任何人，自己跑了两个整天，安葬了儿子。这是一个刚强的母亲，即使有着明显的局限，依然不能不使人肃然起敬。作为婆婆，汪母是一个封建父权思想严重的家长。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封建正统的文化教育在她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一切思维都是按照古老的既定的模式运行。时代已经变了，但她却依然拿旧的规矩去衡量家人，时时处处用自己年轻时候为榜样，对并不逆来顺受的儿媳非常不满，“我十八岁嫁到你汪家来，三十几年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子？我就没有见过象她这样的女人！”^⑤认为女人就应该在家里规规矩矩孝敬婆婆、伺候丈夫，显然她希望自己享有旧时婆婆的威严，在儿媳面前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她无法忍受儿子对儿媳的平等态度，她认为个没出息的儿子居然跑去

^① 寒夜/巴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8

^② 寒夜/巴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7

^③ 寒夜/巴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05

^④ 寒夜/巴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78

^⑤ 寒夜/巴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6

找那个女人,向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低头太过分了。极力挑唆儿子拿出大丈夫的权威来压制儿媳,甚至不顾儿子的感情,逼他撵走儿媳。她尤其不能接受儿媳比儿子强的事实,对外出工作的儿媳说三道四,言辞刻薄,极力影响他们夫妻的感情,不顾事实地极力否认儿媳对家庭所承担的责任。她爱儿子,愿意跟着儿子吃苦,为儿子做能做的一切,然而她的爱又是自私的。当汪母受尽一切人间凄苦,把儿子养大成人之后,似乎有一种变态的心理,盲目而自怜自恋,认为她为儿子做了许多,儿子就应该回报她,她仿佛债主般要求收回投资,她把自己的感受和期望强加在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儿子身上,始终难以认清儿子是另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一切得听凭她的安排,以她的喜乐为喜乐,以她的意志为意志。这时母爱转化成一种可以使自己随心所欲的东西,在她的母爱中包含着浓郁的封建专制色彩和明显的自私心理。作为儿子的汪文宣,早年生活的不幸经历使他对母亲产生了一种任何情感都无法取代的情感,尽管从理智上清醒地意识到母亲所说的和让他去做的事不合道理,不近人情,但往日生活中对母亲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母亲扶孤的艰辛使他产生一种自己再不幸也比不得母亲的感情,所以无论如何不敢对母亲的意愿有任何反抗,尽管他深深地爱着妻子,也只能每一次次默许或迁就母亲对妻子的指责,结果妻子在感情上离自己越来越远,直至最后的离家出走,汪文宣在极端寂寞中死去。可见,汪母这种专制自私的母爱不仅伤害了儿子儿媳,而且也伤害了她自己。将母爱的高尚和纯洁加以消解,并由此对传统母亲形象进行反思,还原她作为人的复杂性,使汪母形象达到了少有的深度。作为女人,汪母又是一个封建传统文化的牺牲品。在新文学有关家庭伦理关系的大部分作品中,父母一辈的家长往往被描写成封建文化和封建伦理道德的象征,作为新思想的对立面,通常不在被拯救者之列。而巴金却通过汪母对她们的生存状况和悲剧命运给予关注,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度。汪母早年失去丈夫,遵循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守着儿子艰难度日。如果她选择改嫁,也许更符合人性,但她所接受的纲常名教却让她必然地选择守寡,这使她一生寂寞孤独。正当的情感欲望长期无法实现,自然形成身心压抑与苦闷,使她产生精神扭曲变态,如恋子情结,她把母亲的爱和女人的爱全部倾注在儿子身上,潜意识里占有儿子全部的感情,嫉妒儿子对儿媳的爱,正如曾树生所说:“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一辈子也不会幸福,她根本就不愿意你对妻子好。你有这样的母亲,就不应该结婚!”^①为了打击儿媳,破坏儿媳在儿子心中的形象,汪母不惜当着儿子的面侮辱儿媳不要脸,比娟妇还不如。结果

^① 寒夜/巴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106

家庭瓦解,儿子不堪重负,盛年早逝,她自己也晚年无托,悲苦一生。作者通过对畸形母爱的描写,走进了人物灵魂的最隐秘处,让读者看到封建的伦理道德所犯下的令人战栗的罪行。关注母性畸变的现象,反映出现代人对妇女问题的思考更趋深入,封建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不仅在肉体上残害妇女,而且在精神上挤压妇女,使她们扭曲变形,伤人害己。同时,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汪母也是黑暗社会制度的无辜者。她含辛茹苦将儿子带大,并供养他上完大学,满心指望着自己年事已高的时候可以颐养天年,但是战争的残酷和社会的黑暗将她的梦想完全击碎。短短几年时间从小康堕入困顿,衣食俱忧,正如曾树生所说:“人到老年,反而尝到贫苦滋味。她虽然自夸学问如何,德行如何,可是到了五十高龄,却还来做一个二等老妈,做饭、洗衣服、打扫房屋”^①,从早做到晚,年老体弱、浑身疼痛,内心充满酸楚。抗战胜利了,汪文宣却生命垂危,在一片欢庆的锣鼓声中,白发人送黑发人。最后,汪母与年幼的孙子无依无助,流落他乡。汪母的遭遇反映了国统区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曾树生与汪母的根本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的文化冲突,汪文宣精神的萎弱、人格的分裂又使得二人无法沟通,她在家里只感到空虚与寂寞,久之对丈夫的爱渐渐转化为怜悯,认为自己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在犹豫之后离开了痛苦的家。曾树生已不再是传统家庭妇女的角色,自我意识比《家》中的瑞珏、《憩园》中的万昭华更加突出了,这些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的家庭制度与伦理道德已失去了固有的力量,现代的家庭内涵更为复杂了。

第二章 巴金家园写作的主题变奏

巴金同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他也曾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他冲破家庭的束缚,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中,从事破旧立新的事业,成了一位深受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爱戴的作家,他以充满激情的笔墨,揭露了旧家族家庭制度、旧伦理道德观念对青年一代和妇女的摧残。以他所亲身的经历,揭开了旧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人们洞彻其中的黑暗,同时又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理想的青年形象,激励人们去同旧势力作斗争,去探索自己的道路,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巴金在40年代后对“家”有进一步的理解。这从他这时期的作品——《憩园》就能看出,他开始回望这个曾经反叛过的

^① 寒夜/巴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78

“家”。在此后的家族家庭小说中,巴金更多地关注到“觉慧”式人物走出“家”后的必然命运。进入不惑之年的巴金通过《憩园》,以自己五叔的墮落和旧家庭的败落变故为素材,从另一个维度对家庭进行了反思,批判了那种福荫后代、长宜子孙的传统思想,并开始关注人性的弱点,并对其采取宽恕的态度。《寒夜》中,巴金则是通过对冲出了封建“大家”,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已经初步摆脱了封建家族家庭制度束缚的现代知识者们“寒夜”般的生活现状的真实描摹,打破了自己在“家”时代有意无意中编制的“启蒙神话”。

从 30 年代初的《家》,到 40 年代的《憩园》、《寒夜》,巴金的家园写作主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家》的单一主题:反抗封建的启蒙主题;《憩园》的双重主题:反抗封建与关注人生弱点;《寒夜》:对现代家庭的探索。

第一节《家》的单一主题:反抗封建的启蒙主题

《家》是巴金以自己生活过十九年的封建大家庭为素材,写一部控诉旧家庭的罪恶,展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揭示旧家族家庭的命运和旧家族家庭中年轻人生命的命运:“旧家庭是渐渐地沉落在灭亡的命运里面了。我看见它一天一天地往崩溃的路上走。这是必然的趋势”,同时要反抗“垂死的制度”“在崩溃的途中它还会捕获更多的”“可爱的、有为的、年轻的生命”成为牺牲品“这个不公平的命运”。^①它展现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罪恶和腐败、倾轧和迫害,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刻画了高公馆封建家长们的群丑图。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专横、残忍、霸道、虚伪、荒淫无耻。他们为了维护封建制度,极力反对新思想,在家庭内部实行残暴的统治。巴金笔下的《家》深刻地指出了封建伦理制度及传统观念的弊端,提出了令人思索的社会命题,他揭示出旧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才是扼杀青春、扭曲灵魂,造成一幕幕家庭悲剧的根源。高老太爷是封建大家族最高统治者,专横、腐朽、落后和保守,代表封建旧家族和专制制度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命运的具象化身份;觉新的悲剧,说明了封建礼教和家庭专制的“吃人”本质。钱梅芬、瑞珏、鸣凤都是被旧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女性。如钱梅芬,一个美丽、善良的少女她没有更多的要求,只期待着与自己的意中人结成美好的姻缘,而家长的一时任性,就使她的美好愿望成了一场梦!她只有遵从家长的意愿另嫁他人,但她与觉新青梅竹马,旧情难忘,因此终日愁苦,以致重病缠身,精神的、肉体的折磨伴随着她度过了短暂的一生!是封建的家长制和

^① 家/巴金著;--3 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关于《家》(十版代序).344

封建的礼教夺去了她的青春,葬送了她的生命!瑞珏这个良家女子,凭着自己的善良、贤慧,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觉新。当她知道觉新和梅的关系时,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她爱自己的丈夫,她更同情梅的遭遇。在她临产时却为了避免“血光之灾”被赶到城外去分娩,最终在难产中含泪而死。她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制下婚姻的牺牲品。她是那么爱觉新,可连在临终前看上觉新一眼的权利都没有,可见封建礼教之吃人!鸣凤,这个高家的丫头,心地善良,和觉慧自由恋爱,却遭到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阻止,后来被逼要嫁给高老太爷为妾,鸣凤至死不从,最后投湖自尽,被陈腐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杀死。这一幕幕悲剧都告诉我们,只有反抗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只有反抗,才能获得做“人”的权力。“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①除了控诉封建势力腐败无能堕落这一面,巴金在《家》里还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对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叛逆性革命行动。觉慧是新生力量的代表,反抗旧家族,历经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出走,这个家族逆子浑身挟裹着明确的动作感和指向性,凸显“五四”新思潮的威力和新一代民主青年的成长。觉慧的出走反映了新一代的觉醒,为出身封建大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如何追求真理做出了榜样,增强了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的决心和勇气。

第二节《憩园》的双重主题：反抗封建与关注人生弱点

《憩园》写一个封建大家庭败落以后其不肖子孙的悲惨结局,以此表明:“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个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②封建统治是寄生虫和剥削鬼的保护伞,是培养各式各样不劳而获者的温床。有钱的地主收了田租用不完,田越买越多。头脑灵敏点的老爷们还要干点囤积居奇的“生意”。在旧社会,这些人过着极舒服的日子,而且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们以为他们的家产足够他们肆意挥霍,一世无忧。可常年浸淫在靠剥削富裕的家庭环境中,舒适的生活,只能迅速培植子弟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养成他们可耻的不劳而获的寄生性格。逐渐形成他们的人生弱

^① 家/巴金著:--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17

^② 憩园/巴金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10.225

点。杨梦痴就是很好的例子，封建制度的等级观念戕害了他的精神，不劳而获的财产给了他过寄生虫生活的条件。长期的寄生生活使他丧失了理想，没有了追求，忘记了责任，不懂得自控，沦为了享乐的奴隶，甚至一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祖传田产，便无法谋生。封建大家庭的寄生性就是产生杨梦痴这种败家子的物质基础。巴金要表现这样的思想：如果不彻底地反抗封建专制和反叛封建传统，不坚持自己的人生信念，必须会沦落毁灭。巴金对“败家子”杨梦痴不单是《家》式的批判，更进行了以关注人生弱点为主的反思。杨梦痴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固然有咎由自取的原因，作者没有停留在表象的描述上，通过“憩园”两代主人家庭生活的对比，让人思考：是什么让他们走上“败家子”的堕落之路？传统的礼教与文化教育在此显示出深层的苍白与脆弱，杨梦痴少时因聪明有才而受到父亲宠爱，但吟诗作对、舞文弄墨的生活培养出来的却是严重缺乏生存能力的废物，一旦没有了祖传的家产可供挥霍，又认为出去做事（不是传统的“做官”）是“丢面子”，最终走上被逐出家门、穷愁潦倒的凄惨道路。“憩园”的新一代主人姚国栋的家已是新式的个体家庭他是受过现代西洋教育的人，自己志得意满，妻子贤淑儿子活泼，似乎幸福美满，然而他对待那种儿子纵容溺爱的教育方式潜伏着危机，最终以儿子溺水身亡的悲剧收场。杨梦痴父亲临死前说的一番话耐人寻味：“不留德行，只留财产给子孙，是靠不住的。”^①

《憩园》里“宽恕第一”被当作了“我”，姚太太，杨寒行为的出发点。巴金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走极端到认可中庸，思维方式的变化对应了从感情到理性的转变。理性加强势必导致对现实问题的冷静思考。人生的阅历让文本少了些锐气，少了些浪漫；多了些包容，多了些现实。这里，作者无意削弱对杨梦痴的揭露批判力量，但他更多地着眼于那个制度，对那个制度施行猛烈的抨击。他要揭露剥削制度非人性，反人性的本质，揭露它按照自己的法则塑造“人”的时候，怎样无情地剥夺一切富于人性的东西。在他看来，杨梦痴诚然可厌可憎，但作为在无形魔掌中任意搓弄揉捏、不由自主的玩意儿，未尝没有值得怜悯的一面。巴金着力揭露剥削制度摧残人、阻碍人性发展的严酷事实，而对于杨梦痴尚未被剥削制度摧残殆尽的些许人性，作者又并不掩饰回护的心情。正是这种揭露批判旧制度的战斗热情同人道主义的宽厚博大胸襟结合在一起，才使《憩园》具有激动人心、引人深思的艺术力量。《憩园》对新旧两代主人命运的揭示，显示出巴金在反抗封建的同时，已开始关注人生的弱点。

^① 憩园/巴金著. 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10. 128

第三节《寒夜》：对现代家庭的探索

《寒夜》通过对一个家庭主要人物的刻画，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后期的黑暗社会现实，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小人物生活和命运的同情和思考，既体现了普遍的人性意义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没有很强的故事情节，主要靠成功地塑造的几个人物形象来展开篇幅的。这是抗战后期大后方一个普通的家庭，30多岁的年轻夫妻，他们的孩子，以及男方的母亲。这是一些最普通的小人物，他们挣扎在社会战乱、贫穷和被压迫的黑暗社会之中，他们自己便也会互相伤害着。终于这个家庭崩溃了。

《寒夜》中的家庭结构由《家》中的四世同堂，几十个仆人、轿夫，变为一对因爱情结合的小知识分子夫妻和他们的母亲、孩子。主人公是一代经受五四民主与科学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理智上吸收了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并用以观照批判传统文化，但是在感情上却又不自觉地对传统心理和观念有所继承。巴金在《寒夜》里进行了对现代家庭的探索，它蕴含对人性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深层思索。如其中对婆媳之间无休止“战争”的描写，有其心理方面的深层原因，也牵涉到对特定伦理关系制约下的人性困境的探讨。婆媳矛盾成为现代家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就要在婆媳个人的原因之外正视社会的现存家庭结构，所谓四世同堂、三世同堂的社会家庭结构里必含与人性相冲突的东西。汪母和曾树生代表着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汪文宣承担着两方面的吸引力与折磨，他既沉浸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特有的包容性、自我牺牲性的温情氛围之中，又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出发给予妻子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力，忍受妻子带给他的伤害，这种根本性的矛盾无法和解，形成汪文宣精神痛苦的根源，他在两种完全不同质的文化冲突中左右游移，陷入无力与绝望的精神荒园，汪文宣的心路历程实际上呈现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家庭伦理与个性解放的冲突，重重矛盾缠绕交织，构成沉重的精神负荷，几至造成人格的两重分裂。曾树生同样存在这样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巴金在《谈〈寒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①个人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进程中，具有明显的两重性特征：一方面它激发了人们奋斗的勇气热情，在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中有巨大的积极战斗作用，另一方面，它带有排他性质，极易使人为个体价值实现或个人利益获得而放弃理想、爱慕虚荣、贪图享乐，或为一己的个性自由、人格独立而逃避应承

^① 寒夜/巴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附录. 谈《寒夜》229

担的社会的、家庭的责任,堕入自私自利的泥潭。“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积极作用占主导地位,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消极作用明显增大。曾树生所处的时代是抗战后期,生活的磨难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脆弱使她早已丢掉了早年的理想,活得痛快、自由、舒服,象那些频频出入大饭店的盛装淑女贵妇一样,锦衣玉食、及时行乐,这些才是她目前的追求。面对社会和家庭的种种问题,她无力也无心去面对,只有采取自私的自救,一切从利己出发、以自我为中心。为了自救她向环境低头,在银行里当“花瓶”,与自己的上司保持着过于亲密的关系,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物质享乐上,对丈夫和儿子都没有足够的关心,对于家庭也缺乏应有的牺牲精神。

所以,处在现代家庭中既不能像汪母、汪文宣一样盲目牺牲,也不能像曾树生一样个人主义至上,一切从利己出发。家庭成员要在保持人格独立,经济独立,平等共处的前提下,承担家庭责任,对家庭无私奉献,适当牺牲。

第三章 巴金家园小说主题变化的原因

巴金创作所经历的每一次大的转折,都带有程度不同的被迫意味。在巴金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他所选定的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已经衰落了,而当他将自己创作的重心转向文化启蒙时,又正是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退潮之际。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阶级对立的加剧,文化启蒙工作越来越没有人问津,巴金自己选定的事业再次面临衰落的命运。从巴金的主观意愿上看,他已经从《家》中主要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伦理道德,转向了《憩园》中主要批判金钱万能与个人享乐主义。巴金受当时反封建的文化启蒙思潮已经衰落的影响。特别是,巴金两次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均遭遇到衰落的命运,使得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巴金不得不更清醒地面对严峻的现实。这既给他的作品带来冷入骨髓的悲凉气氛,也让巴金更真切地体味到生活中的小人物心中的酸辛。在《家》,巴金对觉新这类小人物更多的是批评,批评他的“不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在《憩园》、《寒夜》中,巴金对小人物则有了更多的同情。那么,巴金为什么会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年代独具特色地写出揭示人性弱点、同情小人物的《憩园》《寒夜》?我想,除了前面提到的巴金多次选择的失败给他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之外,还有几点是必须关注的:巴金“爱”的倾向再度抬头;巴金不断反思历史与现实的一贯做法;巴金注重真实地展露自我心灵的文艺思想。

第一节 巴金“爱”的倾向再度抬头。

“爱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巴金思想的主流。但其表现形式却经历着爱恨交替的过程。幼年的巴金在爱的温馨中度过。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使巴金充分感受到爱的温暖与幸福。于是，他听从母亲要爱一切的人的教诲，与仆人、轿夫成了好朋友，希望与所有的人分享爱，共同创造一个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理想世界。可是，父母的早逝使得还只有十来岁的巴金过早地品尝到了人生的艰辛。封建大家庭的丑陋和罪恶使得巴金心中“憎恨”的“苗”发芽生叶了。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恰好在这时，新文化运动爆发了。强劲的、以批判为主的反封建浪潮极大地强化了巴金的仇恨心理。而巴金后来从事无政府主义事业受挫，又使他既看到了封建势力的强大，也看到了群众的“不觉悟”。他的前期创作，无论是描写从事社会革命的“朋友”的作品，还是描写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的“亲人”的作品，其仇恨的情绪都非常突出。只是，巴金的仇恨，根柢仍在于他的“人类之爱”。正因为爱得深，所以对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才恨得那么深。也正因为爱得深，巴金才没有失掉“对于那黎明的将来的信仰。在巴金的作品里，既有因恨而表现出来的爱，也有直接写到的爱；既有批判现实的内容，也有歌颂理想的因素。二者交融一体，是巴金作品的特色。巴金能够在20世纪40年代写出揭示人性弱点、同情小人物的《憩园》、《寒夜》等作品，并非不可思议，因为对人类的爱本来就是巴金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巴金屡遭挫折，历经磨难的时候，当巴金猛烈攻击的旧式封建大家庭形式上已瓦解，新式小家庭又并未给人带来太多幸福的时候，当巴金的几位默默无闻的好朋友先后患肺病悲惨地死去的时候，巴金对人与社会的理解更加深入，心中仇恨的烈火逐渐熄灭，慈爱的情怀逐渐占据上风。过去他虽然常说他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①，但还是经常把所攻击的旧制度人格化，在一些人的身上发泄自己仇恨的怒火。现在，他真正感受到了人生的悲剧性。他自己走过的路就是一条越走越窄、越走越绝望的路。他想探讨其中的原因。尽管在理性层面他还是把人生的悲剧看作是社会压迫的结果，但他在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时不自觉地揭示出的人性弱点，以及对处于重压下的小人物的理解与同情，倒是真正将人与制度有效地区分开来，对人寄予了浓厚的爱意。当然，在他对人性弱点的揭示中，显然还带有其批判的

^① 家/巴金著；—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关于《家》（十版代序）。344

痕迹。

第二节 巴金不断反思历史与现实的一贯做法

巴金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并决心为之奋斗一生的人。面对自己选定的“艰苦的事业” 屡屡受挫，执着的巴金开始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结果是信仰没有变，通达理想的道路却有了变化。巴金放弃实际的社会革命斗争，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而巴金之所以选定文学创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通过它可以有意识地反思历史与现实中的的人。巴金不是一位冷静的作家，他的作品中始终躁动着青春激情。巴金同时又是一位有着强烈政治功利色彩的作家，他写作决不是为了艺术或消遣，而是为了战斗，其潜在的反思内容往往被显在的激情所掩盖，不为人所重视。其实，仔细考察巴金各个时期的作品，都有着明显的反思内容。巴金既热情地赞扬作品中人物身上的正义感和为理想勇于献身的英雄气概，也批评他们身上存在的狂热、盲目而又幼稚脆弱的缺点。在这时的巴金看来，一个革命者，最需要的是要有坚定的信仰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最应该克服的是狂躁幼稚、个人逞能与懦弱寡断。显然，巴金主要是从社会革命的角度，以社会革命战士的标准来反思他的“朋友”的。如果说，这种反思主要源自一种观念，源自外国无政府主义革命家传记的影响，其视野是相当有限的话，那么，当巴金把笔触伸向自己的“亲人”，侧重于文化启蒙的时候，他的反思就主要源自现实生活，源自自己切身的生活感受，其视野就大为扩展。虽然，《激流三部曲》 仍然是以“反抗-妥协” 这样带有明显社会革命色彩的方式来表述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但觉新形象的塑造，已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巴金自己划定的框框。觉新敢于有限度地支持弟弟妹妹们反抗，说明他并非是一个完全的妥协退让者。觉新之所以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深重的灾难，之所以成为旧势力的帮凶，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应该主要是他妥协性的自我牺牲精神。面对激进的弟弟妹妹与保守的爷爷叔父们之间激烈的矛盾，他为了避免亲人相残，为了保持家庭的安宁，采取的是一种牺牲自我的策略，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在觉新身上，巴金实际上已经感觉到了人性的弱点，已经隐约感受到了自己的主张与现实的矛盾。只是，巴金还是认定自己主张的正确性，还是把觉新的自我牺牲精神归入“妥协” 的名下予以批判。后来，当巴金的文化启蒙工作再次受挫，他的社会革命情结进一步淡化时，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就更加突出了人性的内容。《憩园》《寒夜》 中表现人性

的弱点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憩园》中杨梦痴的好逸恶劳、万昭华的缺乏勇气,姚国栋的严于责人、宽于待己,都是存在于他们身上的人性弱点。这些弱点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进一步得到强化,给他们的家庭、朋友乃至对他们本人作为“人”的生存构成危害。但正因为是“人”的弱点,所以就有原谅的理由;正因为是难以避免的“人”的悲剧,所以才有那么浓厚的挽歌的气氛。《寒夜》里汪文宣“自残”式的牺牲精神还在继续着这种必然的悲剧。面对着深爱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汪文宣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作践自己。但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既害己又害人。母亲因此更加责怪妻子不贤惠,妻子因此更加怨恨母亲的自私。而母亲的“自私”是“爱的自私”,是为了儿子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的“自私”。实际上,母亲仍然在重复着儿子汪文宣的自我牺牲之路。

第三节 巴金注重真实地展露自我心灵的文艺思想

巴金强调过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强调过要用文艺来发泄自己炽热的情感,也强调过文艺要真实地展露自我的心灵。巴金说过:“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在生活里有过爱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有我的爱和恨,悲哀和渴望的。倘使没有这些我就不会写小说。我并非为了要做作家才拿笔的。”^①巴金正是因为心中有太大的悲愤,不能忍受那些不公道的事情又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生命怎样任人摧残以至临到悲惨的结局才拿起笔控诉不合理的制度。他的写作是在和读者交心。巴金坦言,好像笔在带着他走路。人物自己在生活,在成长,她们常常要推翻巴金的计划。巴金也有斗争的时候,他跟自己的温情作斗争,因为他动情爱上了小说中的人物,他替姚太太和杨家小孩想得太多:因为偏袒杨家小孩儿而对他父亲采取了宽大的态度;对姚太太那样的女人的命运惋惜,甚至痛苦地想倘使她们生在另一个社会里,活在另一种制度下,她们的青春可能开放出美丽的花朵,智慧和才能有机会得到发展和发挥。巴金曾多次说过,他的生活和作品都充满矛盾:“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所以,在巴金的创作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原来安排好的情节没有办法写进书里,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倒自然而然地发生。《憩园》中的杨梦痴,巴金是以自己的五叔作模特儿写的,本意是想批判他的金钱万能与个人享乐。另一个人物黎德瑞也是这样,巴金本意是想借他的口说出一些批评规劝的话,但实际上却把他写成了一个超出作者主观想象的温

^① 家/巴金著;--3版.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关于《家》(十版代序).346

情脉脉的人。因此，巴金说他生活与作品中的矛盾在《憩园》里更容易看出来。其实，《寒夜》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巴金说他写《寒夜》“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①但是在汪文宣等小人物身上揭示出的人性弱点，以及作家对“人”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又岂是一句“控诉”所能概括得了的。对于《寒夜》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巴金全同情，但是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注重真实地展露自我心灵，使得巴金内在的矛盾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得作者能够突破自己预定的理论框框，而让自己不自觉地意识到的思想有机会得到表现。

第四章 巴金家园小说主题变化带给文学的启示

巴金善于通过一个个家庭的变迁，一个个人物的命运，反映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人生图景，处于动荡巨变环境中的家庭必然是动摇分裂、不安宁的。巴金从家庭的血缘关系、伦理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交融中，展示人物的情感与命运，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他笔下的家庭各有各的特点和不幸，透过字里行间，他揭示出旧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才是扼杀青春、扭曲灵魂，造成一幕幕家庭悲剧的根源。巴金笔下的《家》深刻地指出了封建伦理制度及传统观念的弊端，提出了令人思索的社会命题，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同时，巴金的家庭题材小说也显示出巴金对现实生活独具特色的艺术思考和审美追求，就是以家庭为窗口来透视社会人生，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思索与情感，事实证明，从家庭角度观照生活是巴金最为熟悉且运用相当成功的艺术视角，也带给我们一些文学上的启示：文学关注人生的主题，可以让文学更有魅力；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转变；知识分子的家庭观念的转变。

第一节 文学关注人生的主题，可以让文学更有魅力

文学关注人生，为有限的人生开拓了无限表现的可能性，这是其独特的魅力所在。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关注人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谈到过文学与人生的话题，文学关注人生也成为相当数量作家的一种自觉选择。文学关注人生，既是文学的一种目的、一种方法，又是作家对现实的一种态度、一种立场。巴金始终坚持“为人生而艺术”的态度，又一以贯之持守关注人生的立场。巴金几乎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关注人生的创作，他不曾因时代思

^①寒夜/巴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关于《寒夜》. 234

潮、政治风云的变幻而改变其为人生的立场,其创作也始终保持探索人生、改良人生的本色。

在新文学发生期的“五四”文学时期,坚持文学关注人生曾是一种带有普泛性的文学现象。这是有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的。首先,它契合了中国文人的积极“入世”传统,关心民生疾苦、关注世道人心曾是许多传统文学家努力为之的,这种积淀甚深的传统观念内化为新文学作家的心理需求,便产生了用新文学“改良人生”的强烈意愿。其次,同文学思潮的接受不无关系。“五四”新文学接受外来文学思潮,首选目标是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文学与“人生”有着天然的联系。

关注人生是巴金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我50年的文学生活可以说明一件事情:我不曾玩弄人生,不曾装饰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①他前期的创作多从青年的人生选择入手,探索人生的道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垂死”的社会制度。随着人生体验的加深和思考的深入,后期创作的《寒夜》、《憩园》等,有对人生苦难的细细咀嚼,对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更多地转向对人生本体内在问题的思考,这正是“为人生”的高级形态。

巴金的文学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各色人生,视野开阔,题材多样,在各种文学创作领域都有表现;它贯穿在新文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尽管具体内涵有别,表现形式不一,但巴金关注人生的主旨始终不变,文学关注人生的积极意义也始终得以呈示。巴金的创作始终持守关注人生的立场,他对人生的关注源于本身自觉的思考,他用全部的精力以至于生命探索人生,让文学更有现实意义,更有魅力。

第二节 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转变

在《家》中,传统家庭对于觉慧来说不过是一片沙漠,一个“狭的笼”,对高老太爷、几个叔叔等长辈代表的封建制度、封建观念表示出强烈的反抗情绪。“家”不再是温情的象征,更多的时候,觉慧感到家已成为束缚思想、压抑情感、残害生命、制造罪恶的牢笼。一幕幕家庭悲剧的发生,让他透不过气,只有离开家,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办周报社,才感到愉快,最终,觉慧以“出走”的方式,逃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投身“更广大的世界”,相信这才能得到希望和光明。

^① 巴金:《关于〈砂〉——〈创作回忆录〉之九》,载香港《文汇报》,1980-11-29。

通过“憩园”两代主人家庭生活的对比,让人思考:是什么让他们走上“败家子”的堕落之路?传统的礼教与文化教育在此显示出深层的苍白与脆弱。“憩园”的新一代主人姚国栋的家已是新式的个体家庭,他是受过现代西洋教育的人,自己志得意满,妻子贤淑儿子活泼,似乎幸福美满,然而他对待那种儿子纵容溺爱的教育方式潜伏着危机,最终以儿子溺水身亡的悲剧收场。杨梦痴父亲临死前说的一番话耐人寻味:“不留德行,只留财产给子孙,是靠不住的。”《憩园》对新旧两代主人命运的揭示,显示出巴金在反思旧式大家庭的同时,已开始思考应当如何进行新家庭的建设。

《寒夜》只写了一个小家庭,着重表现两代人、三个人之间种种的日常琐事与矛盾纠葛。这已不再是传统的封建大家庭,来自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压迫几乎看不见了,人物关系极为简单,然而,夫妻之间、婆媳之间、母子之间却始终笼罩着浓重的阴影,家里缺少生气与欢乐。这除了抗战期间国统区艰苦生活的时代背景因素,更多的还得在人物自身方面寻找。曾树生已不再是传统家庭妇女的角色,自我意识比《家》中的瑞珏、《憩园》中的万昭华更加突出了,这些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的家庭制度与伦理道德已失去了固有的力量,现代的家庭内涵更为复杂了。《寒夜》中婆媳关系的对立冲突,最明显地体现出传统意识观念与现代意识观念的交锋。在家庭经营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传统意识仍然会成为绊脚石。汪母的传统身份定位是母亲和婆婆。作为母亲的汪母在丈夫死后,遵从夫死从子的道德戒律,将自己全部的爱投放到儿子身上,母子多年来一直相守相依,除了对儿子的爱,她别无寄托。一旦汪文宣娶妻生子后,作为儿子的他已经不再可能用全部感情和精力去回报母亲,在这个时候,母亲感到了不平衡,而一般母亲也会感受到的母子之情和夫妻之情的竞争在寡母眼中就被加倍放大,失落的痛苦也被加倍放大。尤其使汪母感到不快的是,当儿子夫妻因她闹矛盾时,即便自己全身心地关注、爱护着儿子,也无法让儿子释怀,仍然一门心思的牵挂着妻子。她气得没得法,知道儿子不会听她的话,又知道他仍然忘不了那个女人,甚至在这个时候她还是压不倒那个女人。这时几乎是出于本能,她将这种失落感迁怒于儿媳,认为是儿媳夺走了儿子对她的爱,因此想尽一切办法排斥儿媳,打击儿媳。她总是试图以婆婆的权威使儿媳曾树生屈服“无论如何我总是宣的母亲,我总是你的长辈。”“你是我的儿媳妇,我就有权管你!我偏要管你!”这种对儿媳妇的打击实际上也是在折磨自己的儿子。尽管在生理上汪母是女人,在文化上她却恪守着男权的统治,当她在多年的忍受中媳熬成婆后,现代家庭中婆婆的威风已大不如前。有了资格却无法就位的婆婆们

心理上难免失衡。汪母作为寡母的悲剧在于：她受到封建礼教思想的束缚，没有勇气和能力在丈夫死后开始新的家庭生活，找寻新的感情寄托；同时不能面对这样的事实：对儿子的情感投入并不能真正填补故去丈夫在她感情上留下的空白，儿子对她的亲情也不能代替丈夫对她的爱情，即便她挤走儿媳妇依然不能专有儿子的感情，因为母爱永远无法取代妻爱。汪母作为寡母对儿子占有式的爱，已使她陷入了狭隘与自私的情感期待，她对儿媳曾树生的礼仪规范，基本上也是按传统的要求进行的，就如《妇戒》中的规定：“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是尔而非，尤宜从命，勿得违决。”这就是说婆婆说得对的事情，儿媳得服从，婆婆说得不对的事情，儿媳也得服从。显然，封建时代的家长和晚辈的关系，尤其婆媳关系是极不平等的。可是，曾树生是新派女性，比起物质贫困来说，精神创痛更加让她无法忍耐，让她顶着“妍头”的骂名，做一个任婆婆支配、辱骂的旧式媳妇，甚至要她的性命。接受了西方现代进步思想影响，又具备了经济独立能力的曾树生认为，现代女性在人格上是独立的，做忍气吞声的小媳妇的时代已经过去，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追求女性的解放，捍卫自己的尊严，合情合理，因此没有义务接受婆婆顽固守旧的传统思想和无理管束。对于曾树生而言，最不能容忍的是婆婆对她的干涉：“你管不着，那是我们自己的事。”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五四”以来，旧式封建大家庭日益解体，新式小家庭逐渐建立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传统的宗法家长制度逐渐动摇与崩塌，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逐渐毁损与衰朽，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受到挑战与冲击。巴金从不同角度对旧式大家庭崩溃的命运进行了探讨，《家》着重从封建家庭制度和礼教的虚伪与残忍方面进行了阐释，《憩园》则转向对家庭教育方式的思索，《寒夜》更多从家庭成员关系与性格心理层面进行挖掘，可见巴金逐渐认识到了仅仅摧毁一个旧的封建制度还远远不够，封建的家庭教育观念、封建的伦理道德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与内心深处。其中，不仅有虚伪残忍、消极落后的一面，也有温情诗意、令人留恋的一面，家是精神的“牢笼”，也是心灵的“憩园”，体现了巴金复杂的家园情结。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划时代事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彻底推翻，号召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直至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足以一颗水珠折射沧海桑田。“五四”时期，封建大家庭从思想与制度方面受到时代的冲击，叛逆的新一代对维持了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报以空前的批判和反抗，时代使宗法制的根基崩塌了，旧礼教被抛弃在地。然而，宗法制家庭毕竟有着温情和诗意的一面，

作为制度的“家”被毁弃之后，作为精神归依的“园”却无法割舍，这就是《憩园》弥漫始终的浓厚怀旧氛围存在的根据。现实的“家园”消失了，精神的“家园”该向何处寻觅？新的小家庭建立起来了，为什么仍然充满不幸？对家长专制的控诉转向对子孙不肖的焦虑，对礼教的批判转向对金钱崇拜的警惕。《寒夜》走得更深更远，直接抒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了动荡时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生存境况与脆弱不安的心灵世界，渺小的个人无法与社会抗争，旧的宗法社会失去了，新的前途一片迷茫，现实的家园满是伤痕，精神的家园又被无情摧毁，失去了希望的知识分子陷入茫茫寒夜之中。这里隐藏着巴金对新型家庭方式的追问，理想的家庭关系到底应该怎样建设？现代人的家园意识到底应该如何确立？这是巴金家园小说启发人们思考的课题，在今天仍具有现实和文化的双重意义。

第三节 知识分子的家庭观念的转变

一代经受五四民主与科学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吸收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并用以观照批判传统文化，但是在感情上却又不自觉地对传统心理和观念有所继承。汪母和曾树生代表着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汪文宣承担着两方面的吸引力与折磨，他既沉浸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占有性的温情氛围之中，又从西方价值观念出发给予妻子“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力，忍受妻子带给他的伤害，这种根本性的矛盾无法和解，形成汪文宣精神痛苦的根源，他在两种完全不同质的文化冲突中左右游移，陷入无力与绝望的精神荒园，汪文宣的心路历程实际上呈现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家庭伦理与个性解放的冲突，重重矛盾缠绕交织，构成沉重的精神负荷，几至造成人格的两重分裂。曾树生同样存在这样“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巴金在《谈〈寒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经历了“五四”时期暴风骤雨般的启蒙与激进思想，40年代的巴金表面上平和冷静，消失了“激流”般的锋芒，实则更加深刻。民族心理和文化积淀密切相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观念思想的转换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积淀不是几十年的社会变革就能完全清除的，这也正是巴金坚持以“反封建”作为毕生使命的原因之一。在《家》中，巴金给出了反封建问题的答案，那就是觉慧冲出家庭、走向社会群体的道路。在《寒夜》中，作为年轻一代反抗对象的大家庭制度已不存在，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上

的小家庭为什么仍然充满悲哀与不幸？巴金细致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原生态，结尾时曾树生仍在茫茫寒夜中徘徊，因为他不知道答案，他只能这样写，这才是生活的真实与复杂所在，这比提供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更引人思索，也更具文化价值，更见艺术功力。

传统的观念认为，夫妇之爱是热诚的、专一的——不管对方是有病的，还是健康的；是富有的，是贫穷的或者还是其它。这种传统的爱，曾经被人们信奉和崇拜。汪文宣对曾树生是“让她幸福，或者拉住她同下深渊？”的情感困惑，也从正面触及了家庭婚姻关系结构的核心问题：当中国的男人在处理与自己所爱的女人的感情生活时，能够更多地顾及到女人自己会怎么想，怎么做，中国妇女自主意识才会更加强大起来。所谓的“第三者插足”，不管社会意识怎样看，在男女当事人看来一定是继任者比原来的情感伙伴要好，至于后来的结果，却是另外一个问题。至此，以情感为基准的家庭结构意识更现实和深刻的摆在了读者面前。以情感为核心的家庭结构意识不断向以义理为核心的家庭结构意识展开攻击，长者和丈夫的权威受到了削弱，妇女的独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家庭观念转型的主要标志。《寒夜》中情感意识的不断上升和家族意识的不断下降，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印证我们的判断。《寒夜》中，汪、曾之间的家庭与爱情危机和家长的干预有直接关系，婆媳之间的矛盾，有相应的社会心理根据，汪母不满意于曾树生，是因为对她的行为方式有看法，曾树生的爱打扮、应酬多、以至背着儿子写情书，在她看来没有一样符合做媳妇的“规矩”。而曾树生也有自己的道理，对婆婆羞辱她没有行正式结婚礼，是儿子的“娇头”，她振振有词地回答：“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①她们的矛盾根深蒂固，除了一般婆媳磨擦而外，还渗透着两代人的意识冲突：汪母做为传统观念中的家长权威，她梦想的那种地位和尊严，在现实中已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整顿新的生活秩序方面，“家长”已从顺乎民意、受到尊崇的位置上，跌落到违逆民心，性情乖张，让人感到可怜的境地。

曾树生格外注意自己的独立性，在复杂的情事中，自己把握着自己的情感，决定着自己的行动。她与丈夫平起平坐，与婆婆针锋相对，在上司面前也不卑不亢，这种气质人格，使得她更具现代女性的风采。女性意识的崛起和膨胀，是《寒夜》留给我们的最值得深思的艺术倾向，它透视出巴金在对两性情感进行多向度的调适过程中人道主义观照的深化。与传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是

^① 寒夜/巴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18

你的人,死是你的鬼”的观念相对比,巴金更倾向于认为一个人既不可能也不需要从其配偶处得到全部的爱。也就是说成长、发展着的个人有不同的需求,并被不同的个性所满足。甚至这些需求有可能在婚姻之外得到,而不会减少对他(她)的配偶之爱。如果一个人在成长和发展,很难想象另一个人能完全满足他的全部感情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承认配偶双方都有权利去进行新的实验;发展新的关系,包括性的关系和非性的关系,结果必然会使一个人和配偶之间的关系丰富起来,大大减少了感情独占,改变了僵死的角色期望和感情的封闭性。这种新式的爱与传统之爱是相互冲突的,一个人不得不在爱另一个人的同时,开放其它关系。

巴金家庭小说在探讨婚恋双方对于自身恋爱婚姻的参与过程中,凸现了现代人主体性人格的探索 and 追求,尽管巴金在创作中的这种探索是很困难的、很犹豫的,也可能存在在个人追求上的失误,但是这种追求和探索本身正是积极的自我意识、积极的人生态度、积极的人格选择的体现,正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主体性人格成长起来的标志。不过,正如中国的现代化尚处在展开的、正在进行的阶段一样,中国人的主体性人格也正处在成长的过程中,它在很多方面可能还不完善、不成熟,发展可能还不谐调、不平衡,有时候还可能看到某些传统的权威性人格的影子,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主体性人格体现了现代中国人个体人格的发展趋向,体现了在现代化运动当中,国人对个人人格成长的积极态度和选择意趣。

在构建现代知识分子家庭观的过程中,也应该是对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观进行认真的思想清理,在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的“观照”下,查清我们进行道德构建的民族心理基础,发掘出对传统知识分子家庭观中那些超历史性因素和那些经过“价值转换”可以适应现代化的积极因素。巴金在《寒夜》中对汪母与曾树生婆媳关系的意识冲突所持的中立态度就是以这种眼光进行观照的,虽然巴金对汪母传统的婆母威权进行了批判、对曾树生的现代民主新思想给予了肯定,但他又并非笼统轻率地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这不仅反映出巴金更加关注个体人物生存的复杂多元,而且也反映出他对文化观念变迁的合理认识:传统知识分子家庭观中可以包括积极因素,比如吃苦耐劳、自我牺牲,现代知识分子家庭观中也可能蕴含谬误及消极因素,比如一味追求自我的价值与享乐,对别人缺乏责任感,奉献精神。

结 论

巴金的一生是矛盾的,他渴望着做一个社会革命者,他的理想是以平等主义原则和自由精神摧毁专制社会秩序,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巴金一直希望以一个革命者的献身热情点燃青年爆发的火焰,然而文学却与他不期而遇,赋予他太多的光环,使他成为众人敬仰的文学家。巴金对写作怀着一种苦难的情结,他觉得自己的写作就是对苦难的品尝,但他不愿意把这种苦难传递给读者,巴金一面用文学倾吐自己的愤懑和悲哀,控诉和攻击旧世界,表达对光明的渴求。一面又责备自己的作品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缺乏实际力量:“我看文章和现实的环境相比,等于拿一个鸡蛋去碰石头”。他明白改变旧世界,摧毁旧社会必须“从行为上去找力量”,“文学没有什么力量。”^①这种人生观与文学观的矛盾,也表明巴金的内心潜伏着一种社会角色被公众误读的痛苦,然而巴金汹涌的革命热情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却成为推动他创作的巨大内驱力,使他把写小说当作自己生活的组成部分和斗争的一种方式。巴金作为一个社会革命者用文学探索、表现生存方式。“倘使不是为了向不合理的制度进攻,我绝不会写小说。倘使我没有在封建大家庭里生活十九年,不曾身受过旧社会中的种种痛苦,不曾目睹人吃人的悲剧,倘使我对剥削人,压迫人的制度并不深恶痛恨,对真诚、纯洁的男女青年并无热爱,那么我绝不会写《家》、《春》、《秋》那样的书。”^②

巴金是一个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将热情、追求和艺术融为一体,并以现代生命精神阐述艺术精神的作家,他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坚定的理想主义信念和执着的探索精神。巴金为他的信念和追求奋斗了一生,在20世纪的中国,他无疑是一个伟大而独特的存在,成为了人们给予崇高赞誉的20世纪的人类良知和难得的文化巨人。他以《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等为代表的家园小说创作以人作为基本考虑因素,有着鲜明的意义:

一、集中表现封建家长权威意识下的专制生活,揭露封建家长权威意识的双重危害。在维护封建家长权威的过程中,封建家长们不仅直接危害着青年人的幸福和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他们自身的人格分裂和异化。巴金还以母亲形象替代父亲形象,试图寻找建构实现个人充分发展的家庭道德伦理环境的替换性积极因素。

二、家庭的观念和形式,不仅直接受影响于社会规范,它的变化发展,对家庭

^① 巴金:《片断的记录》,上海《大公报》第120期,1936年4月1日。

^② 巴金:《谈〈春〉》,《收获》1958年第二期。

组织观念也会形成冲击,巴金家庭小说对家庭观念的探讨,直接诉诸于当事者双方,坚持着家庭成员的主体性立场,打破了无条件服从权威的意向模式,这是追求现代主体性人格的又一探索。

三、家庭组织结构要随着时代的结构性变化而产生新的变化,而这变化的重要表现则是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蜕变。巴金的家庭小说展示了这种变化倾向,对于这个问题,巴金的矛盾和困惑也是依然存在的,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巴金对传统家庭观念现代性转化的审慎和思辩态度。

巴金把文学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参与了中国近代以来现代人的主体性人格追求和道德伦理文化发展进程,这对于重新构筑与发扬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培育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传统,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与思想理论价值。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当一些知识分子被市场经济浪潮冲击得价值失衡,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人提出了人文主义精神的讨论,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巴金所否定所批判的封建专制主义时代虽已成为过去,可是巴金所体现的独立自主的人格精神,他固守理想、关心人类、追问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文学品性,恰正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 [1] 巴金·巴金选集（十卷本）.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 [2] 巴金·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版），2006.
- [3] 巴金·憩园·广州：花城出版社（第1版），2010.
- [4] 巴金·寒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1983.
- [5] 袁振声·巴金小说艺术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 [6] 张慧珠·巴金创作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 [7] 李存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巴金研究资料（套装上中下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8] 陈思和，李辉·巴金研究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 [9] 时宏宇.巴金小说美学思想初论[硕士毕业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3.
- [10] 汪太伟.巴金家庭小说的解构主题[硕士毕业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04.
- [11] 赵敏.觉新形象论[硕士毕业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7.
- [12] 袁美勤.论巴金30-40年代创作转向[硕士毕业论文].苏州大学，2006.
- [13] 吴铁坚.二十世纪中国家族家庭小说中的奇葩[硕士毕业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6.
- [14] 汪太伟.巴金家庭小说的解构主题[硕士毕业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04
- [15] 钟昕.巴金的意义[硕士毕业论文]南昌大学，2007.
- [16] 王秀杰.激流动荡中家的摇落 思想解放中人的觉醒——解读巴金的《家》、《憩园》、《寒夜》.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09）.
- [17] 王云.试论《家》中觉新的反抗性格.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03）
- [18] 李向东.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8，（04）
- [19] 牟书芳.论巴金小说中的家庭伦理观.东岳论丛，1989，（05）
- [20] 段福德·论巴金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04）
- [21] 朱育颖.“家”的拆解——巴金、张爱玲家庭小说之比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04）
- [22] 郭聪·“家”的梦魇——试分析比较曹禺与巴金笔下的“家”·群文天地，2012，（11）
- [23] 唐霞·论巴金小说中的家园意识·名作欣赏，2012，（02）
- [24] 张蕾.结构·主题·情感——巴金《憩园》新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2）
- [25] 范家进.冰山上的旧梦——读巴金的《憩园》.名作欣赏，1995，（02）

- [26] 蔡贻象. 感伤的艺术——论巴金的《憩园》.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9, (02)
- [27] 王宇坤. 《憩园》——现代知识者启蒙意向的自省. 大连教育学院学报, 2005, (01)
- [28] 王文云, 李斌. 转折与超越——重读巴金《憩园》. 语文学刊, 2001, (05)
- [29] 范家进. 冰山上的旧梦——读巴金的《憩园》. 名作欣赏, 1995, (02)
- [30] 姚新勇. 《憩园》:五四启蒙文学的一个转折性象征. 文学评论, 2002, (04)
- [31] 蒋木, 周媛. 鞭挞黑暗制度 追求光明理想——评巴金的《憩园》. 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05)
- [32] 刘福泉. 灵魂堕落过程的写照——评巴金中篇小说《憩园》.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2, (03)
- [33] 邵宁宁. 《憩园》的启蒙精神与伦理矛盾——巴金、鲁迅比较论之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3, (06)
- [34] 周绍曾. 《憩园》——旧社会的葬歌.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 (02)
- [35] 邵宁宁. 《憩园》的启蒙精神与人生矛盾——巴金、鲁迅比较论之一.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05)
- [36] 杨道龙. 论《寒夜》的悲剧艺术.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03)
- [37] 陈宏遂. 浅论《寒夜》的人物形象. 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1982, (02)
- [38] 花建. 沉沉寒夜吟 哀哀悲剧美——从小说《寒夜》到电影《寒夜》.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985, (01)
- [39] 江倩. “都不是正面人物, 也都不是反面人物”——论《寒夜》中的婆媳形象.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5, (01)
- [40] 阳建平. 《寒夜》悲剧新论.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 (02)
- [41] 王开明. 《寒夜》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贡献.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5, (04)
- [42] 刘永昶. “回家”或是“在路上”——再论《寒夜》的知识分子形象. 语文学刊, 2001, (02)
- [43] 黄克. 心灵的分裂——浅谈《寒夜》的悲剧冲突.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1997, (01)
- [44] 袁泉. 谈《寒夜》的思想与艺术.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 (04)
- [45] 赵虹. 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及完善. 社会科学论坛, 1994, (04)
- [46] 乔朋涛, 徐一凡. 从《寒夜》看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02)

致 谢

深深致谢于我的恩师，刘文辉教授。先生儒雅博学，治学严谨，学问教学上一丝不苟，待人接物，睿智风趣，亲切友爱。硕士三载，恩师言传身教，谆谆教诲，令学生获益良多，特别是在论文的撰写中，恩师悉心教导指正，从选题到框架的构建，从初稿的写作到二稿的修订，直至定稿，大到文章构架，小到别字标点，一丝不苟，想到先生伏案批文之景，感激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先生之恩，铭记于心。

最庆幸的是在文学院遇到了诸多良师，博学睿智，涵养内外，散发着谦谦君子儒的风范，在浩如烟海的文学海洋中为我导航，指引，使学生受益匪浅。此外，深深感激与不舍的还有在求学路上与我相依相伴的同学，与我精神契合的好友，他们给予了我求学生涯中最温暖的关怀，伴我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硕士论文答辩尘埃落定后，我将踏上新的人生旅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开拓一片新的天地，愿与诸君共勉。

吴升文
2014年3月

ประวัติผู้เขียน

ชื่อ - สกุล นายธีรวุฒิ หงส์งามเจริญ (吴升文)
วัน เดือน ปีเกิด 19 มกราคม 2528
ที่อยู่ปัจจุบัน 88/43 หมู่ 7 ตำบลหนองรี อำเภอเมือง จังหวัดชลบุรี 20000
ประวัติการศึกษา
พ.ศ. 2550 คณะศิลป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บัณฑิต (เอกภาษาจีน)
ประวัติการทำงาน
พ.ศ. 2551 - ปัจจุบัน อาจารย์สอน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
โรงเรียนอัสสัมชัญศรีราชา ชลบุรี

